

法蘭西國法

ANDRE MAUROIS 著

譯 扶 萬 余

MG  
K565.46  
12

法  
國  
的  
慘  
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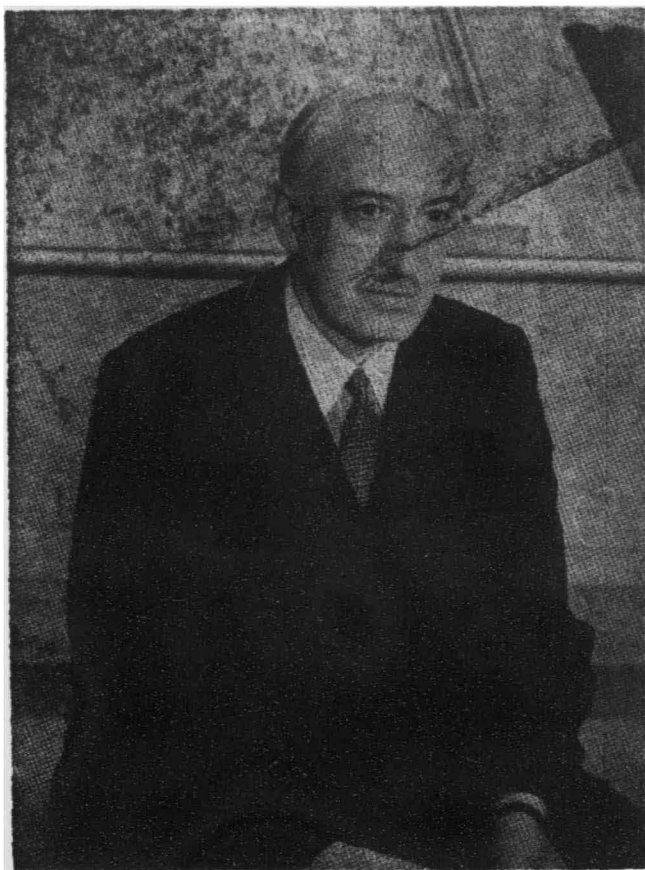
André Maurois 著  
金 萬 扶 譯

新生命社印行



3 2285 1405 9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本書著者 Andre Mauro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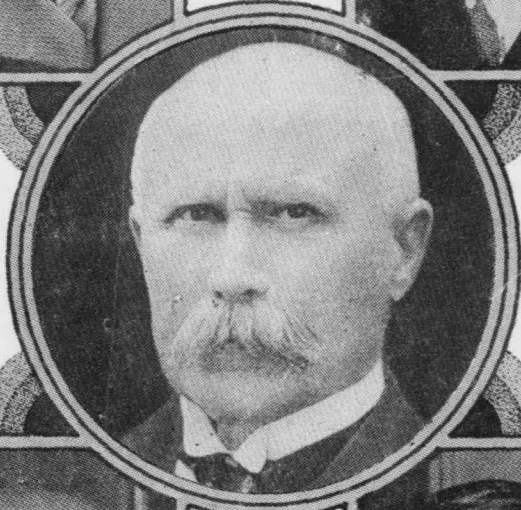
法國今日的  
政治五巨頭



魏剛 ↑



達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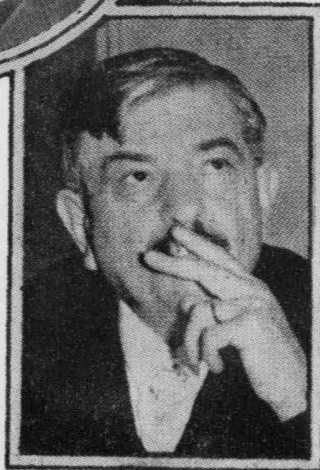


佛蘭亭 ↓

賴伐爾 ↓



↑ 現任法國元首貝當



## 著者序言

我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行抵美國。因為我會追隨英法聯軍自始至終參與這戰爭。其後於六月十日又會奉命派赴倫敦；因為我會目覩悲慘時間的英法情形，認得兩國許多統治人物，兩軍許多將領，我到了美國之後，一般美國朋友自然都要來包圍着我，向我殷殷垂詢。但自經數度和他們接談之後，我方纔恍然大悟，其中有許多問題都屬傳聞失實，以致即使確鑿無疑深信我們的人，也都為毫無根據的謠言所朦蔽。我相信真實的事情，提起了雖使我傷心，但這却對於我國的危險性，比感情衝動歪曲誤會的傳說，要來得較少。對於這次戰爭，我並非專事目覩專事知道，所以我不能寫這次戰爭的歷史，也不願寫這樣的一部歷史；我所能寫的而且應該寫的，是把我所親眼目覩的事情供獻給讀者。我寫這本書，會竭力設法使之成為客觀而公正的讀物。



# 法 國 的 慘 敗 目 錄

著 者 序 言

第一章	英法作戰準備不足的原因	(一)
第二章	作戰初期八個月浪費的原因	(二一)
第三章	領袖間的衝突妨礙了作戰行動	(四九)
第四章	德國攻擊迅奉膚功的原因	(七一)
第五章	英法同盟的分裂	(九七)
第六章	法國的遭遇	(一二三)

## 附 錄

歐戰大事日誌	(二〇)
法國戰敗前後大事日誌	(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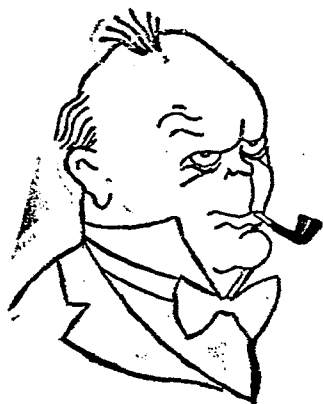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英法作戰準備不足的原因**

一九三五年歲尾某日，我在倫敦和邱吉爾飲宴於勒司利夫人（Lady Leslie）的家中。

邱吉爾便是這位女主人的姪兒。宴罷，邱吉爾挽着我走入一間斗室裏。

「現在，莫亞先生，」他毫不客氣地對我說：「你不要再寫小說了。不！你也不要再寫傳記了。不！」

我看着他覺得有些詫異。



邱 吉 爾

「你現在要做的，」他繼續着說：「就是一天寫一篇文章，單就一個題材的文章，而且要天天如此。所寫的文章，要竭盡方法就一個題材的意思來發揮：法國的空軍向來稱爲世界上最優越的，現正退化到第四或第五位了。德國的空軍向來稱爲不存在的，現已進步到世界最優越的地位了。我沒有旁的話對你說。要是你把這種真情向法國宣佈，要是你能使法國聽信這種真情，那你就比描寫女人的戀愛或是男人的野心，盡了更偉大的責任。」



我回答他說，不幸得很，我不是航空專家，不配談這問題，我縱能談這問題，恐怕也不會有人聽信，所以我不從他的忠告，定要繼續寫我的小說和傳記。

「那你就錯了。」他帶着有力而譏諷的音調說：「現在德國空軍所包藏着的威脅，正是給法國人够味的好題目。爲了德國的空軍，你們的國家或將滅亡。你們的文化和文學都是非常優越的；可是沒有武力的文化，立刻可以變成死的文化。」

邱吉爾勸我寫的那種文章，我沒有寫，迄今思之，悔之已晚；但是，他的那一番談話，是令我印象既深，而且永感不安的。自後關於我國空軍的情形，我會向國內有資望的人探詢過好幾次，不料每次的答案，不是閃爍其詞，便是直言不諱地表示悲觀。

「一旦戰事爆發，」有一位里昂轟炸機隊的空軍上校告訴我說：「我和我的駕駛員唯有勇往直前而死而已，這就是我們所能夠幹的！」

「爲什麼呢？」我問。

「因爲我們空軍人員太少，所駕的飛機都是陳舊不堪應用的。」

迨至一九三六年，法國國內的情形益趨惡劣。許多工廠的靜坐罷工，政府的庸弱無能，官僚的腐敗習氣，致使法國生產幾等於零。在一九三七年這一年間，法國飛機製造廠出產的

飛機數量，竟降至每月三十八架的數目，而同年德國的產量則每月超過千架以上！

法國的工人和工業領袖之間，常存着一種劇烈的敵視心理，遂令彼此關係漸成惡化；德國不然，德國政府早已動員了全國各種力量，準備着復仇的戰爭。納粹統治弱不經風的種種荒誕傳說，當時盛行於法國全國，這可說都是如意的設想。確知德國真情的，像英國駐德大使費補斯爵士（Sir Eric Philips），法國駐德大使龐賽（François Ponce），數年以來向各該本國不知道反覆告誡了多少次。我猶記得在一九三七年時，曾親聆過他們兩位的話。

「不要有什麼錯認了，」龐賽說：「德國是強的；它有自知之明，且已決定要使用它的力量。英國和法國祇有兩種行動的路線可資採擇：兩國捐棄前嫌，戮力同心重振軍備，或是試與德國謀取諒解。」

「但是那是否可能呢？德國要不要諒解呢？」我問。

「德國，」龐賽用幽默家諷諷的話調說：「德國不要什麼，但同時却什麼都要……它要想發動，換言之，就是他要想變動……德國今日的領袖，莫不好大喜功。你願意去悅服他們嗎？那末你可在萊茵河的兩對岸，面對面的建造兩個巨大的梯子。岸這邊站着手持卍字旗的數百萬德國青年，岸那邊站着手持法國旗的數百萬法國青年，叫他們雙方排成陣形，各自在

梯子上跑上跑下，同時萊茵河的中流蕩着一隻小艇，由甘茂林與希特勒會見。如是，法德之間，要是法國也是強的話，或者可以獲得諒解的機會……然而要是你採取德國所蔑視的外交辭令和手腕，來維持和德國的關係，要是你繼續起草宣言發表演說，不去建造飛機和坦克車，而直接就去抵當戰爭，那末那樣的戰爭，我們是決難獲勝的。」

能够估計德國新武力的當不祇龐賽一個人。各國拿納粹所耗的軍費，和英法兩國所耗的軍費比較一下，都很明白歐洲的武力均衡是在移動了——因此許多國家都警戒起來。法國駐波蘭大使拉洛雪（Laroche）時常對我說，譴責波蘭人自一九三六年後的親德，這是他認為不公平的。

「你還能有甚麼希望呢？」他說：「當他們眼見得德國的重振軍備，英法絲毫不加反對，眼見得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進兵萊茵地區，（這明明是違反羅加諾公約的舉動），法國從未舉一指加以阻撓。他們雖會由無線電聽得法總理的廣播說：「我決不容許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留處於德國炮火射程之內，」然而繼這篇廣播演說之後，一些沒有動靜，他們看了正覺得惱怵迷離。因此種種因素，波蘭人對於我們完全失去了信仰。在一九三三年，波蘭的領袖早已對我們說過：「要是你們不阻止德國的重振軍備，我們唯有被迫而與

德國爲友。」迨到緊急的時候，我們就失却了波蘭的信仰，而爲着同樣的理由，我們也眼見得比利時和南斯拉夫對於我們漸漸離去了。」

因爲這種外交準備的欠缺，因爲這樣放棄歐洲讓德國爲盟主，英國應負的責任誠然至少和法國所負的責任一樣重大。英國國內有許多有力的團體，聯合限制英國採取奮發有爲目光遠大的外交政策。倫敦的銀行家都關心借給德國的債款問題，他們抱着率直的希望，以爲對於一個高呼祇圖自給自足的國家，是能够和它通商牟利的。又有一羣英國的重要人物，因震懼於赤色恐怖，愚誠地深信納粹主義可以作爲革命的屏障。同時，復有一般智識階級的自由



張伯倫

黨人，不惜一切的鼓吹和平和片面的減縮軍備。他們根本不知道軍縮足以制自由主義之生命。這種種形勢合了起來，正給德國以大好機會。

英法的一般人民無疑地是多少覺得自己的弱點的。在一九三八年時，他們深刻地仇視戰爭，這只要在明與會議的當兒就很容易看得出。當時美國關

於明與會議的輿論，都對張伯倫和達拉第加以嚴峻的抨擊；可是美國尙不知其中的真情。美國不明白倫敦和巴黎人民的心理。倫敦和巴黎人民眼見得他們自己沒有防空避難場所，沒有防毒面具，也沒有高射炮，而同時可怖的詭譎盛行一時，謂兩噸重的炸彈，瞬息間可以摧毀全城，毒氣可以從天空中散落下來。說起這種詭譎的由來，我們是要感謝德國宣傳的效力的。

勇敢殺敵活躍於上次歐戰火線上的人，想到這次歐戰在火線之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將遭難，那有不塞而慄之理。所以，明與會議和平的結局，在紐約雖深以為恥，而在倫敦和巴黎的羣衆却反而熱烈地擁護，慶祝這次外交上的棄權不啻打了勝仗一樣。巴黎市政廳的官



芬 特 勒

員竟敢主張把一條街命名為九月三十號街(Rue de Fronte Septembre)，以紀念這次降服的日期。

明興談判的成立，張伯倫是主要的匠人。神奇的命運，使這位曾任伯明漢市長，各公國主席，慣常處理商業事件而認契約為神聖的商人，面對面和德國怪誕的元首談判。希特勒所相信的唯有對於德國應盡的義務，而且他相信和外國訂立協定，除掉有利於德國人民而外，便無其他價值可言。張伯倫是井底之蛙，比任何一個英國人的識見要來得偏狹，在初次和希特勒會見之前，料不到希特勒是如此這般的一個人物。在他到白吉次開登(Berchtesgaden)的時候，就有一位英國朋友對我說：

「張伯倫實在不相信希特勒像他一樣，是伯明漢商業公司的一員；不過他相信希特勒是孟却斯德商業公司的一員。」

那是確切不移的話。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張伯倫和德元首會見後的兩個月，他有一天晚上在法國外交部，對着幾位法國人描寫他在白吉次開登所受接待的情景。希特勒對他說：

「我們單獨談話呢還是當着你隨員的面前？」

「我們單獨談話的好，」張伯倫回答說。

於是，希特勒便帶同翻譯希米脫（Schmidt）士博同張伯倫走進他的臥室。是一間斗大的小室，鋪陳着一張錢床；牆上懸掛着一張從明興博物院移來的精美圖畫。希特勒的談話口若懸河，張伯倫爲之呆怔且無插言餘地。

「我到哥斯堡（Godesberg）和希特勒二次會見，就碰到他這樣粗暴的言辭，這使我幾乎立刻領悟，拿那樣的語氣而爲繼續談話的開始，是毫無用處的。每隔數分鐘（顯然是預定好的計劃）有一位軍官走進來，以急報遞送與希特勒。」又有兩個德國人被捷克人殺害了，「他滿面怒容地叫喊起來。」「所流的血當以血來償還！」看他不知是否假裝的怒火逐漸增加起來，我便對翻譯說，還是停止談話爲妙，這樣我就回轉旅館。因爲我們準備談話的場所是在萊茵河的彼岸，我必須搭乘渡船渡過去。當我退出來的時候，希特勒——繼續用同樣粗暴的言辭發洩着他的怒火——當隨我走出至階前。在那裏，他突然地鎮靜起來，面上的表情也非常迅捷地轉變過來，他注視着萊茵河的流水，用溫軟柔順的音調輕輕地說：「唉，首相先生，對不起得很。我來引你看這美麗的風景——但是目前可惜爲霧所遮蔽了……」從野蠻式的憤怒如此迅速地轉變爲含有詩意性情的人，我是從未見過的。」

有一位曾隨從張伯倫到德國去的外交部官員告訴我說，首相這幾次和希特勒的會見，仍保留着一種痛苦的印象，這樣的疾言厲色爲他生平初次的遭遇，所以他即使到現在，在他面前提起了希特勒的名字，「他的面容會變成像小孩子被迫吞服蓖麻油一樣。」但是，張伯倫始終以爲維持和平是他應盡之義務，而且他盼望和平能够成功。

他接受英法兩國男女頌揚他的贈物，不勝枚舉，這都是鼓勵他維持和平的信仰的。法國農村婦女都寫信感謝他，拯救法國得免戰禍，拯救她們的家庭得免轟炸，拯救她們的兒女得免摧殘。有一般種田的法國老婦們並爲他特製手套，用她們粗巨顫動的手寫信給他說：「這是表示使他在飛機中不至受寒……」凡此諸端，給和藹可親溫恭仁厚的張伯倫夫人見了，徒生無限傷感，因爲她是鼓勵他丈夫維持撫循政策的。

然而，自明興會議以後，撫循政策在英國却不受歡迎了。英國雖因爲缺乏陸空軍的準備，不得已而生吞活嚥了明興協定；可是他覺得這帖藥是味苦難吃的，而且認爲這樣做法，不大榮譽。爲免再度受辱，它立刻決定犧牲到底。一九三九年正月，我到英國去作旅行演講，得有機會對英國各地作一遊歷。在那裏，我察出英國的輿論異常激昂，駕乎政府之上。



政府對採行徵兵辦法尙躊躇不決，而民間對採行徵兵却反而有堅強的要求。全國各階級的英國男女都對我說：

「我們決不讓希特勒這人統治歐洲；我們務必具備雄厚的陸軍與強大的空軍。」

我回到巴黎之後，就寫了一篇文章，宣佈英國在二月裏將開始徵兵；當時我的法國朋友都說我在發狂。他們以爲英國在和平時期決不會施行強迫軍役，這因爲是違背英國古來傳統的習慣的。可是，在一九三九年的三月裏，英國果然開始徵兵了。

德軍的進侵捷克，使張伯倫與其撫循政策的贊助者，蒙受重大的打擊，尤其是英國的那位首相深爲震動。他在初時堅決期望德國或不會兼併非日耳曼民族，現在證實適得其反，所以他突然變爲英國最堅決反對希特勒者之一（這是許多人所忽略的事實）。由於這種感情與這種憤怒的影響，他就突然給予波蘭以廣泛的担保。那時我適在美國。我便自忖着：「這當爲戰爭的意思了。」這地事所必然的，蓋德國既欲繼續其拓展政策而進攻波蘭，那末英國爲尊重它歷史上的信義，必然要保持它忠於條約的義務。

英國的敏捷回顧到歐洲政治合作領域，便促成了它與法國更密切的諒解。一九三九年六月，英法協會在巴黎舉行歡宴，英國陸軍大臣裴立夏（Hore-Belisha），法國外交部長龐納

(George Bonnet)和甘茂林將軍等都會赴宴。裴立夏就乘機宣稱，一旦戰事發生，英國陸軍願歸命於法國的司令長官，且其人選敢說唯有「我們」的這位甘茂林將軍堪當是席。」甘茂林於一片歡呼聲中鎮靜不語。歡宴既畢，我們和裴立夏同往波蘭使館，那裏正舉行盛大的跳舞會。裴立夏的往波蘭使館，意在表示使英波之間成立新的聯繫。

當時一幕悲慘回憶，迄今猶留在我的腦際。是一個美麗的夏線。使館花園中，大理石人像閃爍於羣星光芒之下；音樂隊奏着華爾滋舞的調兒；布幕上映射着如火如荼的猩紅藍色；草地上簇擁着一羣身穿硬布衣裙的美麗女賓（其中有兩位是德國大使的愛女），正和波法兩國官員作蹁躑之舞。我們大家都這樣想，戰爭已迫於眉睫，波蘭將首當其衝，這次的跳舞會當和滑鐵盧大戰前夕惠林吞在不羅塞爾舉行者一樣。大使公使們啜飲着香檳酒，若無其事地縱談些瑣碎小事，有談論巴斯德(Pasteur)的處女航者，亦有談論計劃往南美洲旅行者。

自此數日以後，裴立夏爲了參加七月十四日的大檢閱，和邱吉爾重復來到巴黎。這次巴黎的大檢閱，正是盛極一時，而不料這也是巴黎最後的快樂日子。法國陸軍從未有比這次檢閱更形壯觀的。我們恭逢其盛，與有光榮。獵兵，輕步兵，海軍陸戰隊，外國兵部隊，馬其諾防線步兵，應有盡有。邱吉爾面露光彩。他說：「感謝上帝，法國陸軍如此壯觀。」那時

候我們料不到這許多精銳部隊的傳統精神，軍事的優長，勇敢的士氣，完全不能發揮威力，還使我們覺得陸軍機械化的設備，幾無價值之可言。坦克車的行列，使觀者心神安定，充滿一腔熱忱；可是觀者對於德國的情形却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德國擁有更多更巨重地裝甲化的坦克車，而使攻擊坦克車炮不能損其毫髮。大檢閱後的下午，裴立夏同他的一位上校副官至涅宜(Atiney)（在巴黎附近）來訪晤我們。他講起建立英國陸軍的種種困難：

「徵兵是再好沒有的辦法；」他說：「不過這是實行徵兵就可解決，必須定一進行的公式。已經登記應徵的人，我不能完全召集，因為我既沒有設備供給他們，又沒有軍官教練他們。」

「不是上次歐戰的軍官可以教練他們的嗎？」我問。

「他們是不明瞭新兵器的。」

「那末要是明天就發生戰爭的話，有多少師陸軍立刻可以調遣呢？」

「多少嗎？不到六師。」

這數目令我驚駭失措，而尤使我驚駭失措者，數週後我得悉我國參謀部向英國請調軍隊以維持歐戰於持久戰者，只有三十二師。我還記得一九一八年時，英國參戰的軍隊有八十五

師，同時那時復有美國，俄國，意大利，日本等各協約國軍隊，尙且得到勝利的機會間不容髮，現在情形如此，不是要使我驚駭失措嗎？

那時的法國外交部長龐納也和我抱着同樣的見解。我曾聽見過他詳述下面一段事情的始末：

「戰事發生前數天，」他說：「一九三九年八月底，我把負責我國陸軍的二位將領請到外交部，告訴他們說，我們現已漸近戰爭，波蘭如不屈服，戰爭在短時間內勢難避免。」但是，」我再說：「倘若你向我說明沒有獲勝的機會，那我將請求波蘭割讓但澤自由市及波蘭走廊與德國。我明知如此必然身蹈危險，恐民衆將指責我出賣捷克之不足，再去出賣波蘭，然而，這在我當置之不顧。我甯願備受指責，不願我國毀滅，何況波蘭將與我同歸於盡呢！但請勿誤會我的意思，以爲我抱着德國不願作戰的一種錯覺。德國如果不能以單純的戰爭恐嚇，達到其爲歐洲盟主的慾望，它準備這次歐戰已有七年之久，遲早總是要開啓戰端的。但是，延緩戰爭的爆發，於我不無有利，以六個月或一年的期間，使我們能够專心積極地重振軍備，於我當亦有利。那就是我召你們來的原故，而且要請問你們：從波蘭問題看來，有沒

有追不得已的軍事上的理由，需要我們的犧牲呢？」他們分別的回答我說，據他們看來，延



緩戰爭的爆發，並無軍事上的理由可說，因為延緩一事對於我們有利，對於德國同樣的有利。照此情形，我也就無能為力了。」

但是龐納後來到底也有過一度最後的努力。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一時，法國駐羅馬大使龐賽打電話給他說，意大利外相齊亞諾建議召開會議，解決波蘭問題及其他爭執懸案。龐納深信齊亞諾的誠意毫無疑問：意大利並不準備戰爭；它和德國訂定條約允許它三年的休養

生息；意大利與論憎惡戰爭；齊亞諾與里本脫洛甫的末次會議，據說並不十分和睦；會議中意大利希望不戰而獲得它所脫的大部份利益。故由這樣的會議，可知意大利的關心與英法並無不同。龐賽因此決心盡其力之所及，支持他的這個計劃。據他告訴我，他曾往見達

拉第報告意大利所提出的建議，並再向他說：

「今晚六時召開閣議，我將提出接受意大利的建議，並請你贊助我的主張，這樣我們便可以以既成事實向德國提出了。」達拉第一口應承。可是龐納熟知總理的性情的，他是個優柔寡斷的誠實人，無論誰的勸告他都聽得進。因此龐納整個下午總是憂心忡忡，這的確不是沒有道理的。迨至晚上內閣開始會議，達拉第竟沒有贊助他的主張。意大利的建議雖未肯定拒絕，但是內閣却表示須先視波蘭與德國間直接談判的繼續而定。閣議的官方公告當晚九時印發，很簡單地說：「閣議一致堅定立場支持法國的條約義務。」於是就在九月一日的拂曉德軍開進了波蘭。

次日下午二時十五分，龐納在外交部辦公，聽到電話的鈴聲，他拿起聽筒，不覺吃了一驚：

「我是齊亞諾。龐賽和勞倫爵士（Sir Perry Lorraine）（英駐意大使）都在我這裏。我相信召開會議問題仍有採取的可能……」

龐納便允許齊亞諾於翌日星期日午刻之前，不以肯定的最後通牒送交德國。

這裏，還有一段奇怪的故事，我相信迄今尚未有釋明。因為按照龐納給予齊亞諾的諾



哈 立 法 克 斯

言，所以法國待至星期日午刻始將最後通牒送出，並且直至下午五時方才宣戰，但英國則不然，在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就宣戰了。這就是奇怪事情的由來。

在一九三九年，英國的輿論和明與會議時代絕然不同，這時的輿論極端仇視新的屈伏。國會議員乘休假機會，正好和其選民共話一堂。他們都為激昂堅毅的全國民氣所感動。英國民衆深信戰爭之不可避免，他們以為還不是趁早作戰的好。所以國會議員就隨之決定不再讓張伯倫表露其與上年夏間相同的弱點。結果，哈立法克斯於九月三日上午九時通電話給墨納時說道：

「我雖明知你們在午前不能將最後通牒送出的理由；但是，我們對於齊亞諾却沒有和你們同樣的諾言，我們必須在上午先將最後通牒送出。下議院今日午刻舉行會議，要是首相出席，沒有實踐其援助波蘭諾言的話，他或將為衆怒難犯而被迫去位……」

這就是英法兩同盟國相距六小時宣戰的原因。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戰爭就這樣地開始了：這是德國久已準備，英法毫無準備的戰爭；這是德國運用靈妙手腕安排巧計，迫令英法不得不戰的戰爭。

時至今日誰都能說，這戰爭在開始接觸之初，法國首先就失敗了。

法國的失敗是因為沒有充分的空軍，充分的坦克車，充分的高射炮，充分的軍火工廠，有以致之；又因為法國的同盟國僅有少量陸軍無法擴充，並迅速運用其無盡藏的人力物力，以應付德國閃電侵略之故。

我在開首和邱吉爾談話的一段中，已提及英法武力的單薄；可是邱吉爾却引證一個使我覺得非常新奇的比喻。當我問他，英國為什麼在對意實施經濟制裁的時候，採取屈服的態度，致意大利得到成功。

「你曾經注意過龍蝦的習性嗎？」他反而這樣地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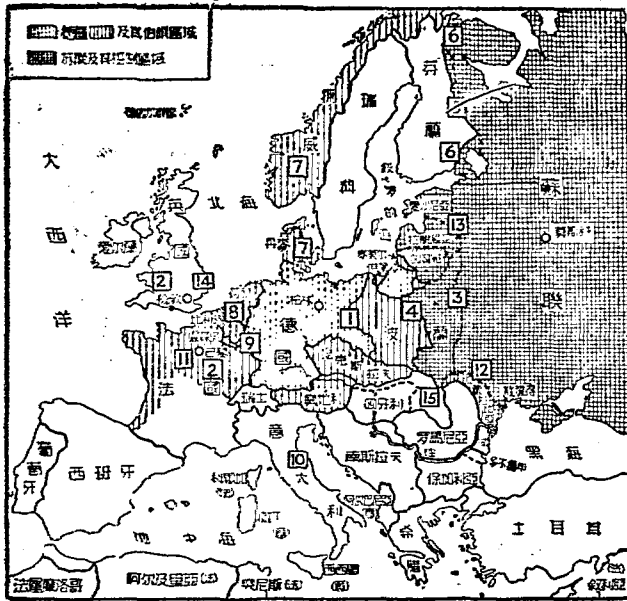
我回答他說，我從未以龍蝦的習性作為我特殊的研究。

「那也好，」他說：「你如有機會不妨把它研究一番。它們的習性是很有趣的。龍蝦在某一時期，便失去它的保護甲殼。在這時候，這個最奮勇的甲殼動物就退藏於洞穴之中，安心靜待新殼的成長。一旦新殼長成，不啻穿上一身新的堅強鐵甲，它就可以衝出洞穴，復



成爲一位戰士，橫行海上了……英國因着大臣們懼怯粗率的過失，不啻失去了它的甲殼；所以我們不得不退藏於洞穴之內，俾獲充裕時間，等待新殼堅強地成長起來。」

噫嘻哀哉，可是英法的新殼尙未成長，因爲環境所迫，却竟不得不衝出它們所退藏着的洞穴而與最可怖的敵人相搏鬥了。



## 歐戰大事日誌

一九三九年

- (1) 九月一日 德攻波蘭。
- (2) 九月三日 英法對德宣戰。
- (3) 九月十七 俄軍開入東部波蘭。
- (4) 九月廿八 德俄瓜分波蘭。
- (5) 十一月三十 俄攻芬蘭。

一九四〇年

- (6) 三月十二 芬蘭割地，與俄停戰。
- (7) 四月九日 德佔丹麥，進攻挪威。
- (8) 五月十日 德攻荷、比、盧森堡。
- (9) 五月十四至廿三 德佔荷比，進攻法國。
- (10) 六月十日 意對法宣戰。
- (11) 六月十七 法求休戰。
- (12) 六月廿七 俄自羅馬尼亞割得比薩拉比亞。
- (13) 七月廿一 俄併愛、拉、立三國。
- (14) 七月至八月 德國發動「攻英之戰」。
- (15) 八月三十 羅馬尼亞割地予匈。

## 第二章 作戰初期八個月浪費的原因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首批英軍開抵法國後不久，我獲得英國陸軍顧問部的來信，邀我到開來的那批陸軍總部去，充當法國官方的聯絡員，隨軍出發，以寫作論文，無線電談話，演講等各種方法，維持英軍與法國人民間的聯絡。

上次歐戰四年之中，我會充當過英軍的連絡官，對於我的英吉利和蘇格蘭同伴們，迄今猶保留着愉快的回憶，且曾寫過第一部書敘述他們的事情，所以這次他們以十二萬分的熱忱來招我，使我不其然而然地接受了他們的邀請。可是，因為我是法國陸軍的一個後備兵員，我就把英國邀請我的來信轉呈上峯請示，立刻便得到了批准。於是我穿上一身陸軍中尉官級的制服（一九一八年時我也是這個職位），到阿拉斯（Arras）去謁見英軍總司令戈脫勳爵（Lord Gort）。

戈脫將軍那時駐紮在阿拉斯附近的哈白克別墅（Chateau d' Habarcq）。他的隨從副官是一位莊重的蘇格蘭軍官，身穿戈登式格子花呢蘇格蘭短裙，佩帶一把美麗銀柄短劍，插在絲帶圍繞的長統襪裏。他就是戈登（Gordon）。戈登和孟斯德勳爵（Lord Munster）——英王威廉四世的後裔——出來接待我。在一間小室裏，他們先給我喝了一杯異樣烈性的酒。那種酒的名稱他們呼之爲「哈白克之恐怖」（The Habarcq Horror）。接着他們對我說：『現在

讓我們帶你去見總司令。」

我從沒有見過總司令的辦公室那樣地簡陋。一張草書寫的卡片用四只圖畫釘在門上，上面寫明「總司令辦公室」的幾個英文縮寫字母。室裏面兩個矮凳攔上一塊光滑的木板之外別無長物。這就算戈脫的辦公室了。這樣的簡陋不禁令人有故示儉約之感；不過戈脫以為司令的生活應與士兵共甘苦。他秉性原很活動，戰時却以散步為其唯一的運動與解悶的方法。每當晨光矓微，常見他兩臂節彙緊着身體，頭向前伸，戴着金紅色的小帽，一位副官跟隨在後面，徘徊彳亍於阿拉斯四週泥濘的路上。

戈登告訴我說，某日司令帶同他到克立隆旅館（Hotel Crillon）和甘茂林將軍會議。他（指戈登）覺得高興，想到他可以乘機在巴黎玩一夜，不料飯後戈脫勳爵向他說：『現在我們去散步吧。』於是他兩臂節彙緊着身體，頭向前伸，經過里復立路（Rue de Rivoli）及各碼頭，沿着盧浮河（The Louvre）忽忽地兜了三個圈子，然後回家安寢，苦悶的戈登却始終跟隨着寸步未離。

當我第一次看見戈登的時候，他的年青的、充滿着活力的風度，令人肅然起敬。這是裴立夏重振英國陸軍所選派的一位司令。他的選派是極適當的。

戈脫勳爵首先敘述希特勒的計劃：

「他將從比利時進攻嗎？我想他是要如此的，」這位將軍說，「因為這是唯一可能的作戰方法。你須記住福煦上將的金玉良言：『作戰時須盡力利用你所有的方法。』祇不過我不信在這樣法蘭德斯一片泥濘的冬季裏，希特勒怎樣能夠進攻，要是經過數個月沒有戰事，我恐怕士兵們要感覺不耐煩起來。你須知道，四點鐘天黑了，大家回到潮溼的穀倉裏，僅僅著一支燭沒有其他光線的時候，這到底不是件好玩的事情。」

「然而，閣下，一九一四年時，我們却都是在戰壕和隱蔽場所生活過來的。」

「那時情形和目前不同，」他說：「那時我們前面的敵人也很清楚，知道我們有充分的防守，而現在在里爾(Lille)和杜亞(Dourai)的前面，我們只守着一條防線。」(說着他立刻起來指給我看地圖上的防線。)[除掉比利時一個中立國之外，在我們的前面沒有什麼。如此情形極難維持戰鬥精神。如前線一無動作地這樣延宕下去，我們的士氣勢將為之渙散。納斐爾勳爵(Lord Nuffield)給我一批無線電器具；可是這是有問題的。我們的士兵因為營房中沒有電流，非得另找外來的電流就不能使用無線電，因此我們不得不以蓄電池來替代；但是又因蓄電池必須時常加以添裝，我便準備了好幾部車輛，到需要添裝之際，親自向各部

隊逐一輸送。』

此後他就根據他所得到的情報向我描寫着，德國在波蘭所築的防禦陣線是對付俄國的。這種情報在那時，實導源於人們依舊盼望德俄友好不會長久的一種頑固錯覺，正和其他許多人陷於同樣謬誤。接着他指示我所應做的事情。

『我要請你，』他說：『向我們的部隊告訴他們法國軍隊的情形，同時，復將我們部隊的情形告訴給法國的士兵們。此外復須令英法兩方聯軍各部隊，彼此有碰面的機會。昨天我的槍手同你們的甲騎兵聚餐，那是再好沒有的。我和你們第七軍軍長配備在我左翼的季拉特將軍(General Giraud)，也時常碰面，他是一位優秀的軍人。』

談到這裏，他給我吸的紙烟燒灼着我的手指，我就找尋灰盒想把它拋棄。

『就拋在地上吧。』這位將軍說。

這是戈脫的哲學，在戰時他擯棄一切無用之物，所以他沒有灰盒。

翌日我開始去觀察前線。正像戈脫所說的，這些防線之外除掉稅關和比利時警察，沒有其他工事設備；要是德國進犯比利時，這些防線地帶必有一日成爲大戰之場。我見了那種膽

弱單薄的情狀，不禁驚詫不置。

我時常聽見人家說，馬其諾防線以蒙蒂第(Mont Medy)鄰近為終點，但我仍純真地相信沿比利時邊界必然是堡壘縱橫，綿延不斷，而且相信這些防線雖不完全堅強，當亦非同小可；孰知我所見到的邊界防線，却非常可憐，決不能使我們避免侵辱與失敗的，這真是我生平最大的駭異！

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在里爾前方所見到的情形，你道是怎樣嗎？每隔一二公里，配有四面圍以鐵絲網障礙物的混凝土隱藏砲壘，每個砲壘派有一小隊英軍駐守——人數約有五六人，由班長或中士指揮——每個砲壘區域備有瞭望鏡一具，輕重機關槍各一具，此外恐怕尚有抵禦坦克車砲一尊；不過這祇有空留着的砲位，砲還須以後運抵裝置。

各個砲壘之間，掘成低淺而僅挖空一半的抵禦坦克車壕溝一條。稍後一些英軍正在挖掘壕溝與避彈場所；但適當十月裏法蘭德斯泥濘不堪的時候，挖掘壕溝，當然是徒勞無功的。挖掘黃土數尺便發現泉水，他們因此便異想天開，以草根樹皮製成可以升降的蓋泥板胸牆等物而裝配起來，企圖排除這些流不盡的泉水，結果是勞多功少。英國的戰地新聞記者，和我一樣會歷役過上次歐戰的，都以批評的眼光看着這些壕溝。



「如果是我們的防線，」他們說：「正是天曉得了！現代的攻擊戰術要比一九一四年時強十倍，而我們的防禦工事却不料是脆弱了十倍！」

這般忠實的新聞記者因須受嚴格的新聞檢查，以致他們不得不忍氣吞聲向公衆作誇大宣傳；還是他們感到極度不快的。

駐守這些防線的各部隊軍官，勉強抱着較為樂觀的見解。有一位軍官引我察看一條極難挖掘的壕溝，川欵仄的語氣向我說：

「這樣的壕溝顯然不能阻遏住坦克車，幸而我們一營兵的前面有濃密森林遮蓋，坦克車嘗不至取道於此。」

但在後此數週之中，英法兩國工程師開始擴充防禦工事的計劃。在軍隊防舍沿線的後面，大隊工兵竭力構築其他混凝土工事。隨處可以看見有拱二連三的鋼骨骨幹，這都是預備將來構築砲壘剗就的輪廓，而在附近也可以看見來自英國的水泥專家在「拌沙泥石子等物。在法軍防區尤其是摩柏日 (Meulens) 前面，新建砲壘都假裝着，其中有許多酷像竹籬茅舍一些看不出是砲壘。這使高級指揮們充溢着自恃的心念。

這時候有許多法軍兵員，誦讀着屈維納將軍 (General Chauvineau) 所著：「侵略是否

可能？」那一本書。屈將軍是陸軍大學教授。他那本書的結論是：混凝土碉堡可令侵略戰絕不可能。「這一類工事，」據他書中說：「若途迫不獲已為敵人佔據第一道防線之時，防軍立刻可以在第二道防線建築起來……」他的這樞主張忽略了兩件事情：第一，攻擊砲壘不能斷定沒有新方法；第二，敵人攻破一點就可乘隙而入，抄襲混凝土防線的背面。事實上我們的部隊在整個冬季，梅風沐雨歷盡艱辛所構築的那段防線，從未曾受敵人由前面攻擊過。

況且大多數軍事專家連戈脫在內，都不相信德國會攻擊比利時。在他們的論著中總是這樣地設着想：「德國於樹立許多敵人之外，為什麼再要添上一個在今日已臻強大的比利時敵人呢？」而另一方面他們始終以為馬其諾防線是不可侵犯的，所以他們又說：「希特勒祇有兩個可能攻擊的場所，這就是荷蘭與羅馬尼亞；不過他或者在兩者之中選擇其一亦未可知，因為鹿特丹（Rotterdam）是德國最後呼吸的肺臟，而羅馬尼亞則是已經以其過剩的汽油輸送給德國……」他們的結論是：「德國今夏將無所作爲，因時間之有助於我們，致令情勢亦有利於我，在一九四一年我們就可控制天空，一九四二年我們就可以有充分重砲坦克車攻擊德國齊格斐防線了。」這些感情用事的言論，我們當時在前線任何宴會席上隨時能夠聽到。

希特勒指着我們會這樣說：「我必令英法聯合作戰陷於崩潰，」而就在這一個時間冗長

的冬季，一無動作，他的話終於獲得了成效。冒雨挖掘戰壕的士兵們，因不見一個敵人而從事防禦工事，不免疏忽懈怠起來；駐守這些防線的各師軍隊，不能不時常調動，予以新的作戰技能的訓練；波蘭一役前車可鑒，更不得不改變戰術。但是，一般將領到底缺乏作戰頭腦，和身處昇平時代一樣，優柔寡斷，決而不行。我猶記得有一次會向一位將領質問，爲什麼不令士兵習見噴火坦克車和急降轟炸機的作戰表演。

「設或他們不習見這些新兵器在戰場上攻擊的方法，」我說：「他們第一次碰到必要發生恐怖；反之他們看慣了之後，一切驚奇恐怖自歸消滅了。」

「你說的話完全對的，」他回答我說：「我已屢有請求，不料所獲的答案：坦克車演習蹂躪農田毀損五穀，地方官一致反對。」

住在後方的人似乎都想不到敵人攻擊的危險，議論紛紜者無非一些無聊的事情。戰事初作，士兵們應備的毯子、羊毛襯衫、鞋襪等物均感缺乏，於是組織了許多徵募處；可是徵募所得，紙煙一類的消耗物品却車載斗量。士兵們收到這些禮物真是太多了。

「謝謝後方人士的盛意慰勞，」一位英兵很莊重切實地對我說：「我在一天不能抽吸二百支的紙煙啊！」

倫敦巴黎的名公巨卿，當時又發起各色各樣慰勞軍隊的新機關，例如：慰勞軍隊的書籍，慰勞軍隊的無線電，慰勞軍隊的各種娛樂，慰勞軍隊的幽默刊物，慰勞軍隊的運動攻擊，慰勞軍隊的藝術品，慰勞軍隊的遊戲，設想週到不一而足。有一位聰敏的婦女，因了這些瑣屑無謂事情的感受，她說要組織一個爲士兵們切身着想的新組織——那就是慰勞軍隊作戰。她的這句話當然再貼切沒有，可惜她的良法美意却未嘗受人理會。

在英軍防區的音樂隊裏，有一批著名喜劇家和嬌美坤伶，坐着軍用汽車，受軍官之護送，招搖過市。雪弗萊 (Maurice Chevalier) 專爲英法兩國軍隊歌唱怡情悅耳的歌曲。當他抵達阿拉斯之日，比歡迎勒勃倫總統尤爲熱烈。英法兵士都對之歡呼不置。法兵喊着：「莫利司是我們的「發倫泰因」(Valentine)」，而英兵則高呼「莫利司爲我們的「時雨春風」(The Rain Drop)」演劇既終，便有許多向他包圍着，要求他親筆簽名：「莫利司，這是給我小孩子留作紀念的，你知道我現在已做了父親了。」雪弗萊站在門口轉身向這些士兵們說：「諸位，願上帝祝福你們。」

這確乎是無傷大雅的愉快事情；不過決不是抵制德國攻擊的有力準備。國家正當千鈞一髮危存亡之際，僅留數週之時間，以處置填補過去種種錯誤，急速完成防禦工事，訓練新

軍，這已經是爲時太晚，而同時英法兩國人士，除鄰近火線的幾個區域以外，依然過着他們受軍事官僚統治的平常有規律的生活，這都是要不得的。

我所住着的阿拉斯城，有數千名法國當地徵募的地方團隊，他們都是應徵動員的老兵；可是我總不明白爲什麼不去善爲利用他們。他們的長官不過遣派他們去幹耕種菜園，開闢家禽飼養場地，豢養豬兔等擅長的工作。這些事情雖屬可嘉，但是到底不若遣派他們去構築阿拉斯和斯卡普河（Scarpe）一線的防禦工事爲優。有一位指揮官是我的朋友，很胆大地向他的軍長把這層意思說過好多次，結果他的建議卒未接受。

他的軍長回答他說：『防禦斯卡普河！敵人是決不會達到那裏的。你真是一個失敗主義者！你還是聽候命令吧！』

經過一二次這種嘗試經驗之後，即使最熱心的軍事首腦也不管這些緊要事情，而只管安心盡他的本份了。前線士兵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都變成肥胖肝起來。英兵一到晚上就開始寫長篇累牘的情書，寄給他的妻子和情人；長官非竭盡心力，實不足以應付這些千奇百怪情書的檢查。憂形於色的隊長剛才檢清他桌上一大堆的信件，接着便有更多的一大堆信件堆積在他的面前。士兵們養尊處優之暇所最引他們注意的，便是些微細的口角爭吵，幾乎忘却他們是

爲未來世界之自由幸運而戰鬥的兵士。於是希特勒所懸望着的陷英法聯軍作戰於崩潰之境，遂得達到目的。

然而，希特勒到底未能將英法聯軍完全使之崩潰。英雄思想究竟高出於平庸思想之上，而卒不能使英法戰士，永久沉淪於日常瑣屑的庸碌生活之中。十二月將盡，我費了數天時間察看馬其諾防線，回來興高彩烈。這崗嶺起伏地帶，不但巨炮林立毒氣無隙可入，使我感到這防線的構築十分堅強，而且對於警備炮台的士兵也使我肅然起敬。

這些守軍都是從洛林(Lorraine)來的，並且是在所建炮台附近補充的，所以就是在平時也可以使他們每逢禮拜日去察看一次。我會碰着許多從麥次(Metz)來的軍官、律師、工程師。他們每逢週末去察看馬其諾防線，計算大炮的射程，已經有八年之久了。這種堅苦卓絕的工作，確保着他們所佈火網的絕對準確性。砲台前而斥候兵都備有分成四方形地段的鄉村照片。要是在“248-B”的一個四方形地段發見了敵人，他們祇須通電話說起“248-B”，十秒鐘之後，那被敵人佔領的區域，槍彈砲彈立刻就可如雨點般倒壓下來。

這批少年人的效忠軍備與其船員(當時每一炮台均設想其爲一艘兵艦，故有船員之稱)，

在我覺得這是我們全部軍隊所應具備的優美理想。時至今日，我在當時所表示的興高彩烈，我在當時所給予炮台警備隊的贊美，一些沒有反悔，我目前依舊想念這些少年人的愛國熱情與高尚品格是值得崇仰的。到後來，馬其諾防線縱然很迅速地被德軍佔領，然而這當然不是這般船員們的罪過。它的被佔領是爲了戰局根本轉變的原故。政治家殫精竭慮，耗斥足以配備巨大的野戰陸軍的一筆巨款，以構築這樣不完全而依然被敵人攻破的防線，這災禍是原該加以疵議的；不過警備這防線的少年戰士們，他們的熱心與光榮，却一些沒有因此減損。

一九三九年的耶穌聖誕，我是隨同英法部隊共同度過這佳節的。這次聖誕節的一切情景可說美滿極了，使迭更斯——英國十九世紀小說家——再生，見了亦必中心稱快。那裏所呈現着的一切，是十全十美的一幅耶誕布景，當非英國任何地方的鄉村景色所能比擬。白色的霧籠罩着遠景，不啻穿上神祕之衣；五十碼外不見人物，但見一處處狹圓形的幻影望之儼然太虛仙境。每一株樹和覆蓋着霜的叢林，一束束地好像光耀閃爍般的珊瑚。綿延不斷的鐵絲網，像沙士比亞戲劇中經過神仙指點變化出來的妖形怪狀一樣，點綴着金銀色織物，和聖誕樹的枝葉輝映成趣。避亂遷徙一空的農村，積壓着一堆堆白雪，使它呈現出一種死去復生的氣象。一家闕無人煙的客店前而矗立着兩株滿載冰雪的桂樹，遠眺酷似金剛鑽鑿成的花枝。

庭園中矮小叢木有如搖籃，積雪盈枝的森林宛若白色大理石教堂。沿途英法兵士踏着薄冰，抖擻精神於寒風凜烈之中，互祝聖誕納福。但是，一走近前線一切都變爲沉寂了；沒有炮聲，沒有人聲，也沒有一個叫喚的聲音，冲破這妖媚境地的空氣；田疇荒廢，更不聞牛鳴犬吠。前線每個哨兵，都掩蔽在那一片銀色雜以光耀樹枝的濃密層霧中。總括一句話，這次戰時耶誕節，雖不能謂爲英法士兵們生平最快樂的日子，却至少要算他們生平最美麗的日子。

前線各據點部隊令我油然而敬的，尤其是要算波利克司（Plohm）將軍所統率騎兵隊中的摩托化各師了。有一次摩托化龍騎兵（Dragoons）團的檢閱，我猶歷歷在目。他們都是優秀的戰士！步伐整齊有力，在對長官行注目禮時，他們的目光中放射出青春熱烈的火花；他們的立正行禮也整齊嚴肅。實在他們比手榴彈衛隊要雄壯得多。

但是有幾位較有深謀遠識的法國司令長官，對我說起了些深感不安的事情。某晚北非洲的一位法軍師長對我說他希望還是講和的好。

「德軍，」他說：「比我們多許多而且有難與匹敵的精良配備。彼我鬥爭的力量相差太遠。我的兵士雖則和他師的兵士同樣勇敢；不過他們沒有抵禦坦克車砲，當不能赤手空拳阻止德軍鐵甲化師族的前進。」



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在季拉特將軍總部裏住了兩天。他是法國最優秀司令長官之一，在法軍中極負盛譽。有許多故事講述他如何喬裝改扮，從德國經比利時逃回到自己陣地的事蹟。在摩洛哥他是被認為具有天賜巴拉加(Balga)那樣一種幸運的護身符的，他的勇敢，上峯也爲之驚服。總部方面惟恐他所幹的事情超越他的目的點，而不會疑心他有負使命的。聯軍總部以法蘭德斯區未來的戰爭委付於他，這似乎是很適配他天資的。他的部隊是編成的一個流動黨(Mobile Wing)，準備德國進抵比利時時衝至勃利達(Breda)的。我在巴黎時常遇見他，其後在前線亦嘗遇見他。他的身材很高，穿着一身長而且輕的緊身衣服；不過我除掉有事正式謁見之外簡直沒有和他談話的機會，所以我常希望能有和他會晤的日子。

我的盼望後來總算未曾落空。許多軍人在談話時都是小心翼翼，即使極平常的意見也須先加斟酌躊躇不敢出口，唯獨季拉特將軍想到什麼便直截爽快他說什麼。

『在戰時，』他說：『我們必須冒險。這自然是合理的冒險。人家告訴你說，我是一個勇敢的奇人，實在我不是這樣的人；不過我相信所謂勇敢是深謀遠慮的勇敢。想來你還記得，一九一八年七月在維萊·考脫勒斯(Villers-Cotterets)麥琴(Magin)攻擊德軍某』

翼的戰事。當時我充任師部參謀主任，奉令準備出動全師部隊。我們爲堅強陣容發揮威力，覺得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採取，就是集中所有的坦克車於一條極狹的戰線前面，每隔十碼置一坦克車而使部隊集合其間。這雖有遭受轟炸而被毀滅的危險，但是這轟炸危險終未遇到，因爲敵人在前晚一點都沒覺察我們的攻擊。這便是所謂合理的危險而爲我所採用的。開始攻擊的那天凌晨，我心裏非常忐忑不安。我們決定上午四時三十五分進攻，我於三時起不停地看着我的錶。至四時三十分猶未聞砲聲，我就舒服一些，一直等待……四時三十一分……四時三十二分……四時三十三分……四時三十四分……四時四十五分。這時方聽得一片可怖的喧嘩，我們的部隊已向衝鋒，我也就放鬆地透了一口氣……這次攻擊憊天之幸沒有失敗！」

後來我們談起英國人，他又告訴我一樁故事。他對於英國人的品性表示欽佩，但是英國人動作的緩慢，他覺得這是不行的。

「作戰時動作的敏捷高於一切。」他說：「在摩洛哥戰事中，我當進攻一個部落，在高居山巔不可侵入的鷹巢裏。我就招總工程師來對他說：「你看見那峭壁嗎？……我命令你在三日之內，築成一條可使運輸汽車開達山嶺的道路。」他很有禮貌回答我，但很堅決地說：「這是不可能的。像那樣的事情須費三個月方能造成，決非三日的時間所可能。」「那也

好」，我說，「要是不可可能，你就不必幹那事情了，讓我自己來幹吧。」我便招一位上校團長來，製定一個築路計劃，命他出動全部兵士及附近各團兵士，不分晝夜趕築起來，並且限定三日之內必須完工……結果到底如期築成了……我於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向敵人進擊，卒令敵人不及還擊便告失敗。這種教訓是完全依靠着「把看似不能的事迅速辦好」這驚人的要素。」

我順便向季拉特將軍問起我們這次戰爭的時機問題。就是他也以為在一九四一年之前我方不應採取攻勢。

「這是最令我抱憾的事實……」他說：「可是我們一切的東西都缺乏啊……尤其空軍。你知道我是陸軍司令長官，歸我支配的飛機共有多少？僅有八架！此外自然還有精銳的英國皇家空軍；不過倘然碰到我要去作偵察飛行，我便須向喬治斯（Georges）將軍請求，喬治斯向甘茂林將軍請求，甘茂林向勃拉脫（Barraclough）司令請求，勃拉脫向白龍德副司令請求，最後才能下令派機飛出；可是到了那時往往因為逾時過久，一些沒有用處了。」

「要是德國先動手向比利時攻擊，我們怎樣呢？」

「那末我們今年就開始作戰；不過這戰爭是 我們相當有困難的。」

我乘着他的車轎回到里爾時候，他和我談起他幾個兒子的教育問題，並且談起富裕安樂的國家，人民舒適了，逃不脫發生種種危險的特徵。

德國所給予我們利用的八個月的不戰時間，我們國內的生產情形又是怎樣呢？那不消說是糟糕極了。還有幾點理由可以申說。

第一是：軍需部指揮工動員的呆滯。製造飛機大炮必需的熟練工人部被遣送至各省營房，洒掃庭園種植菜蔬。再要找尋他們召回他們從事軍需工業的製造，也須費數週或數個月的時間。結果萊諾工廠(Renault Factories)平時雇用工人三萬以上，佔製造坦克車運輸汽車重要地位者，在戰事爆發之時，全廠職工已減至六千至八千的數目。這真是荒謬之至。

第二個理由是：因為工程師經濟家都按照一九一四年情形，呆板地指導着這次戰爭，以致所有計劃莫非四年或五年的長期作戰計劃。結果，使可以直接利用的法國現存工廠不去利用，既已不合；而應向美國定購坦克車飛機馬達的，偏又定購了些最新式製造機器工具，也是失策。英法兩國所有的金子爲了同樣理由依照比例精密規定數量，使這寶庫分成四份或五份，每一份足够每一年的應用。美國大工廠能够準時出產我們所必需的用品，英法反未定

購。一般人都說：「法國自製馬達耗費較省。」橫豎這些馬達都是要消耗於戰爭的。

第三個理由是：所預定的各項作戰步驟，無非都是隔靴搔癢，不會實現。參謀總部決定了攻擊齊格斐防線的長期準備。攻擊時需要多少重砲，都有異常精密的計算，而且先已盡批定購就緒。我們迫切所需的抵禦坦克車砲、高射砲、輕重機槍等輕兵器，反而一些都沒有預備。塞爾河 (the Sarre) 斥候隊向長官請領德軍斥候隊所攜帶的那種輕機關槍，他們都回說沒有。德國降落傘隊開始降落法境之際，各軍官均奉令攜帶連發手槍；孰料法國竟沒有這樣的連發手槍。就是我自己跑了好幾個城市連巴黎在內，向槍匠商量也不能買到。後來直到六月初，他們方才向意大利去定購；然已為時太晚了。

第四個理由是：士氣的沮喪，政見的分歧，招致生產發生阻礙的後果。自俄國和德國勾結一起之後，在法國的許多共產黨籍工人，雖不公開表示反對，工作起來總是無精打彩一點沒有熱情。政府對於小資本雇主的營利方法，完全採用高壓手段，致令他們對於生產深感失望。一九一四年時，有許多小工廠汽車行都忙於改製炮彈槍彈，但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從未看見過這種情形。數月以來法國民間工廠依然與平時一樣照常地工作着。

一九三九年十月，當時的財政部長萊諾 (Paul Reynaud) 於某日晚飯後，決意到巴黎地

區的各軍械廠去視察一週。不料這些工廠晚上停工，都是關門大吉，這使他吃驚不小。

翌日他就去謁見達拉第總理：

「你知道，」他帶着半半諷的口吻說：「如此下去我們勢將失敗嗎？」

當時他和我們各人一樣，對於萊諾的話都似乎有些不信。唉，那裏知道他的話倒是千真萬確的！

軍械部份，委派陶脫雷(Raoul Dautry)接辦這一部事務之後，情形比較好得多。陶脫雷是一位優秀的工程師。他在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後，曾任法國鐵路改組的職務；不過這次要派管理軍械部實在是太遲了一些，其實，在一九三六年時就應該委派他担任建造戰爭機器的的工作。他和我都是勞德(Lyanley)司令的好友。我對他很器重。他生得短小精悍，十分穩健地立着身子，和人談話時，慣常半開半閉着他的左眼，銳敏地估量着他的對話者。他歷任要職，都能勝任愉快。有人問他有何祕訣，他總是回答說：「我有一個妙策——就是努力工作。」

軍械部就設在麥琪斯帝旅館(Hotel Majestic)裏面。陶脫雷清晨到部辦公便很忙碌，

挾着一批緊急命令的紅紙條分配給各科主管人員。各科主管人員到部，在辦公桌上就發見他們首腦所給的紅紙條，要他們當日即須答覆。這些陶脫雷的紅紙條是有名的簡單，不客氣，有時還很粗獷。試舉幾個例於下面：

「各處監督知悉：照我察得職員到部太遲，離部太早。我要製定一個辦法遏止這弊病。」

「A先生知悉：我知道天氣很好很熱；不過我也知道我們是在戰爭之中，我不願意又少校銜着雪茄煙站在窗邊閒眺，呼吸新鮮空氣。」

「B先生知悉：隨時利用你職員的空閒時間，差遣他們保持整齊清潔，檢拾碎鐵，清除溝渠，或鋪蓋路面。勿令一人閑蕩無事。這便是監督者所應監督的事務。」

「某廠長知悉：所有法國的機器必須每日走動二十四小時，不得有誤。這縱然困難，但屬必要。其餘瑣屑小事，我都不管，只要我需要什麼便立刻可以拿到什麼東西就好了。目的是：「迅速完成我們的勝利」。方法是：「不能為而為之」。」

這些都是陶脫雷所定的律法。要是有人能够使法國實地去幹，他當然就是法國所需要的；但是，我和他單獨說話的時候，發覺這人平常雖則是堅強有力、信仰不移，而總覺得他有些惶慌不安、懷抱悲觀。

「各軍所需的各種物品，你在甚麼時候能夠供給他們？」我這樣問他。

「各種物品？一九四二年前恐尙難辦到，」他回答說：「我們開始就已太遲了。」

他便是工作不懈、努力到底的一員，可惜他回天無術，因為德國已在法國的前面已準備好幾年了。

正月我奉法國當局之命被派赴英，考察英國當地努力戰爭的情形。我乘著英國北海裏的兵艦，他們引導我參觀英國的航空學校，陸軍訓練營，飛機槍炮製造廠等。海軍大臣所做的事情似乎都很精美。空軍數量雖嫌太少，却也值得令人贊賞。至於英國正在訓練中的陸軍兵額，即使法國派往英國的軍事參觀團也不能獲得一些情報。有一次我在英國陸軍部裏向一位招待我的將領詢問：

「據你告訴我，英國的常備軍、後備隊、地方團隊共有七十五萬人，另有六十萬人的補充隊也已經徵集起來。那自然很好；不過怎樣你們目前所有的陸軍還不足三十師或四十師呢？」

「這不是我本分內的事，」他回答說：「負責這事的將校今日沒有來。」



那天晚上我在國會裏剛巧碰到卸任不久的英國陸相斐立夏。

「你對於我們新近徵集的陸軍，作何感想？」他問我。

「我覺得徵集補充的陸軍，質地都很優良。」我回答說：「但是我要像吐惠斯脫（Oliver Twist）那樣說：我還要多一些。」

實在說起來，除掉加拿大的陸軍部隊而外，沒有人能够指點給我們看，在訓練中的陸軍，滿足一營以上。步兵由老資格的上士教練，不過教他們一些刺槍術，這在實際作戰中，對於他們可說沒有什麼多大的價值。坦克車學校裏的教法比較巧妙些；可是所用的坦克車都已陳舊而且為數不多。英國各處我所碰到的，無非是沉着鎮定與高彩烈的各種現象，和不是深信的勝利的保證。

當我在英國時適逢下議院開會，得有機會前往旁聽。那天辯論的題目非常嚴肅。反對黨要求政府於戰時內閣之中，容納一位專管經濟問題的大臣。政府的答案是：既有財相西門爵士已足够應付。此時任意調動閣員，前途將難以設想。毛立遜（Herbert Morrison）和阿得利少校（Major Ailee）代表反對黨發問，謙恭有禮，微帶譏諷。西門爵士替他自已作辯護，對反對黨的發問頗表感謝。他說他們的溫文爾雅，使我想起華爾脫（Isaac Walker）所著

Complete Angler 中——「善待你的蟲好像你戀愛它似的」這句話。

另一位反對黨議員，就立起來加以修正。他說：「我自信 Complete Angler 這作品我讀得很熟；文中不是說：『善待你的蟲好像你戀愛它似的』而是說：『善待你的魚好像你戀愛它似的。』」西門爵士便說：「貴議員說的一點不差；不過我以為用『你的蟲』或者較有趣味。」全體議員都附和着他的巧辯。於是他再說，參預那樣性質的辯論，使他頗感困難。他提起有一次樞密院開會，法相主席。議事日程中有「信奉正教的英國人有無強令他們服膺永世罪罰？」的這個議案。一位著名的神學家力持反對。他說：「法相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結果，既然也有顯著的利害關係，他今日在我們面前復有投票表決之權，那是不公平的。」

端坐在西門爵士旁邊長椅上的首相，伸展着他的腰，啞然失笑起來，於是全院議員對於西門爵士聰明的巧辯，首相的歡娛，都覺得興奮愉快。他們坦然以為有趣的插話以打破沉悶，實為精神上衛生所必要。

一九〇〇年二月我回到阿拉斯，戈脫將軍的參謀長向我們說了一篇似很光榮的話。

他告訴我們說：「據我看來，這幾個月冬季裏我們已獲得明確的勝利。試將今日的情形

和一九三九年八月將盡的情形比較一下。一九三九年八月將盡的時候，我們相信，我們不但須對德作戰，並且也須對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國作戰；我們不能預料美國是否將開始禁運軍火；殖民統治是否和我們同情作戰；阿拉伯人是否乘機反抗我們。但是今日的情形你看怎樣？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國都表示願意中立；美國已開始禁運軍火；殖民地願意和我們同情作戰，即使阿拉伯人也援助我們。此外再加上法國動員毫無阻礙，德國的西線閃電戰現已不可能，由這幾件事實，並不是我誇口，我們已獲得一個廣大的勝利了。」

那時他的這些議論我差不多無從置辯；不過這樣的議論終不是知彼知己的卓見。中立國人民不再信任我們能够獲勝。例如意大利在戰端初起之時，是站在不偏不倚的觀察點上的（雖然墨索里尼早已有顯明親德的傾向），但到二月看出英法同盟國已失去利用冬季的機會，並且和德國的兵力的比率又相差很遠，它的態度就漸漸地變更了。意大利無線電台的女廣播員，向來講着同情撫慰的法國話的，突然改變為輕蔑和公然仇視的語調。凡是偶然碰到意大利人的我的幾位朋友，都向我報告許多不吉利的預言。

「再會吧，」伏爾比子爵(Count Volpi)向勞德說：「你們不能够去設想鋼彈烈火的洪流將降落到你們的身上。你們是要沉淪的！」

意大利就在這時已有參加德國方面作戰的決定；不過還等待着有利於它的時機罷了。

我們呢？我們有沒有把八個月的休養生息時間已經完全浪擲掉嗎？毫無遲疑地說一個「是」字；那末我們就對不起奮勇作戰的塞爾河流的駐軍；對不起努力構築工事發掘壕溝的英法兵士；對不起絞盡腦汁準備計劃以求實現的參謀總部的將校。不，我們沒有完全浪擲掉八個月的休養生息時間啊！有許多英法人士在九月與五月之間，都曾努力工作着；可是他們所努力的大部份工作，實在都是浪費於沒有用處的準備上面的。監督指導他們的人都是囿於下面所說的三點錯誤意見：

第一，他們以為這次的戰爭，祇須像一九一四年那樣構築一條防線，已足夠抵禦侵略，結果就以構築一條防線加強一條防線的兵力為要事。

第二，他們以為波蘭所受的經驗不能應用到法國，結果乃以依照新的原理，重行訓練重行配備陸軍，認為無用。

第三，他們以為這次的戰爭是長期的戰爭，結果把工業與經濟的必要準備，都預定在一九四一年與一九四二年加以使用。

除此以外的錯誤就是：在法國因國內政見的紛歧，以致民氣頹喪；在英國却又太樂觀自

負。有此種種因素，我們就容易明瞭英法兩國爲什麼在作戰八個月或十個月之後，便不能抵抗德國的這個爆發機（Infernal Machine）——這是德國處心積慮，費時七載，用精益求精的方法來建造成功的。

# 法國戰敗前後大事誌

- 一九三九年
- 九月一日 德攻波蘭，英法動員。
- 三日 英法對德宣戰。
- 一九四〇年
- 三月十八 法國達拉第內閣總辭職。前財政萊諾組成新閣，國防部長達拉第，外長萊諾兼。
- 五月十日 德軍攻入荷比盧森堡。英法宣佈全力援助荷比。
- 十一 萊諾內閣崩潰改組，羅致各黨代表入閣。英法軍開入荷比作戰。
- 十四 德軍猛攻，侵入法境，色當、朗威兩城法軍被迫後撤。
- 十八 法增德軍距巴黎九十哩。法駐西大使貝當返巴黎任協理。萊諾內閣國防總長萊諾長達拉第同意，自兼國防、陸軍兩長，達拉第改任外長。法近東駐軍總司令魏剛返抵巴黎參與戎機。
- 二十 魏剛、國防總參謀長兼前總各路總司令。
- 廿一 法國拉翁亞眠兩城失陷。
- 廿三 法國阿白維爾失陷。
- 廿四 德軍佔領洛波樂。
- 六月一日 弗朗德斯區德軍被德三面包圍。
- 廿八 弗朗德斯區德軍逐漸撤退脫險。
- 五日 德軍猛撲魏剛陣線，戰線東西延長凡二百哩。
- 六日 萊諾重組新閣，自兼國防、外交兩長；國防次長特戈爾，外交次長鮑多恩。
- 七日 亞眠區 德軍突破十餘哩。
- 十日 意對法宣戰。意軍進攻法國南部之里維那拉。法政府開始由巴黎撤至都爾。
- 十二 意軍進攻東非法屬索謀里蘭。
- 十四 德軍開入巴黎。法政府復由都爾遷至波爾多。
- 十六 德軍在美斯河兩岸突破馬其諾防線後佔領凡爾頓要塞。
- 十七 萊諾內閣總辭職，貝當組新閣，開始與德進行和議。
- 廿一 希特勒在瓦比泉森林中以休戰條件授予法國代表。
- 廿二 德法休戰協定簽字。
- 廿三 法意停戰談判在羅馬開始。
- 廿四 法意停戰協定簽字。

### 第三章

### 領袖間的衝突妨礙了作戰行動

一國領袖間的鬥爭，往往使一國的政局和對外作戰行動發生阻礙，這在歷史上實不乏先例。一九一八年時，法國幸而有一位堅強的領袖，控制妨害他活動的各黨各派，所以政局才得穩定。那位堅強的領袖就是克雷孟梭（Clemenceau）。一九三九年的情形，在這次戰爭中恰巧相反，達拉第和萊諾明爭暗鬥，奪取政權，從未稍息，而他們不可救藥的互相敵視，也便成爲法國慘一不幸的原因之一。

當威士明德教堂舉行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萊諾走進來時，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英國官員轉身問我說：「那位矮小而帶着日本人面貌的人是誰？」

我回說：「那位矮小人物便是法國未來的總理。」

自從萊諾和一位名律師的女公子，同時也是我妻子的總角閨友，勞勃女士（Jeanne Henri-Robert）結婚以後，我隨着對他的生平經歷，發生興趣。我看他要算法國政治家中最有才識而最勇敢的一位人物了。我好幾次親見他不顧自己的利益，爲大公無我之意見作辯護。金鎊跌價，他忠告法郎的貶值，後來法郎的貶值到底勢所不免，這唯有他才有這勇氣。法國的政治家中，唯有他能夠對特戈爾上校（Colonel de Gaulle）的摩托化陸軍問題和創造堅強鐵甲師意見，加以精細的研究。法國的青年，當着徬徨無可爲謀的時候，也惟有他能夠





達 拉 第

以「青年們，你們需要法國成爲何等樣的國家？」那本書，供給他們誦讀。

開戰前的短時間內，他接受了財政部長的職位。那時法國的財政正使前任都感棘手的情況之中，而自他就職不過數星期，便把數億兆的金法郎搬進國庫裏去。我很高興見他，一有問題在他的想像中如火如荼煎熬着，他就會立刻站起身來，雙手插在衣袋裏，移時昂首高舉手指，用條鐵錐急劇敲打東西那樣似的聲音，發出激烈的語句。我們慣常呼之爲「一隻兇狠善鬥的小雄鷄」，我們也熱望他能夠向正義的大道去奮鬥。

然而他那種兇狠善鬥的才智，微帶矜矜的毅力，嚴峻坦白的理論，還有對於財政經濟問題他人漠然而他常能獲得準確觀察的風度，在在都足以觸動許多政治家特別是達拉第的憤怒。

達拉第和萊諾一樣的長於辭令；不過他的態度不像萊諾那樣好勝、善鬥、老練罷了。他的態度是和藹可親，傷感動人的。達拉第向法國人民演說戰爭時，一般小商人，工人，農民，都覺得他的一口土白，他的重濁聲調，他的酷愛和平，



萊 諾

是堪以勝任法國全體國民所屬望的總理。

達拉第曾担任過大學的歷史教授。他在法國的歷史中又在他自己一顆誠實的心裏，發覺有充分理由應該去懇切忠誠於他的國家。這都是令人敬佩之處；不過他却有兩個重大錯誤，使他的這些優美性格發生缺損：這便是不信任他人的那種燥急易怒脾氣，使他對於所有的同僚猜疑多端，有時復像青蔥那樣的缺乏意志。有時他一陣的可怖動怒起來，往往會猛擊着會議的桌子。他的同僚批評他說，他握着的拳頭在擊桌時常作空洞之音。我們慣常說，他的拳頭是「包着鐵皮手套的絲絨手製成的。」可是，達拉第的真實性格外界還沒十分清楚，一般人祇看見他強健結實的外表，稱他為「一隻小雄牛」，惟恐它會暴跳起來。

「誰是合於理想的人物，可以替代達拉第？」有一天我問萊諾。

「達拉第便是法國人所想像的人物，」他回說。

達拉第多疑的性格，早已使他和赫里歐 (Edouard Herriot) 發生過許多滋擾。因為

兩位愛圖兒（譯者按：達拉第和赫里歐的名字都叫Edouard，故有兩位愛圖兒之稱）的紛爭，急進黨幾已解體。在一駒培那特（Tristan Bernard）的喜劇中，有一位角色，他的朋友們都呼之爲三腳爪（griffeau）。三腳爪秉性狐疑不決，就是到教堂裏結婚的那天，他也狐疑不決起來。萊諾時常批評達拉第說，「他就是三腳爪。」他有類於三腳爪式的那樣性格，或便是這位成爲急進黨的閣員所以能創立人民陣綫，並且成爲保守的資產階級的理想人物之故。至於達拉第批評萊諾，則時常說：「他一旦開始說話，就表露自滿自足的態度，他的樣子，我可以拿拖着孔雀尾巴趾高氣揚地躡着方步來形容他。」

這些都是他們兩人那時從事於最可怖鬥爭的情形，實在他們的義務是應該同舟共濟治理法國，不應該互相中傷，而他們的互相中傷，再加上雙方女人在背後的策劃，結毒乃愈深。法國遭受驚人慘敗的情景，我原不願這樣瑣屑地喋喋不休；然而時至今日，許多重要事實既已家喻戶曉，而有幾位法國政治家的私生活又確乎有損害公衆利益之處，那便不得不贅述一下。若說一九三九年法國的人民生活腐敗不堪，這是非常謬誤的。實在法國數百萬家庭生活是簡樸團結；不過在巴黎却有三千人的生活並不如此。這般人正像拜倫所說：「因爲他

們晚睡遲寢自信個個都是世界的領袖之故。』其中多數對於感情用事，或是肉慾橫流的糾紛，雖然並沒有十分重要的關係；可是因此所生的後果，是適足以證明這種糾紛能陷國家於危殆之境，而且也適足證明凡秉國鈞者必先能克己並能控制其衝動的私慾。

達拉第自他的妻子逝世以後，續納C侯爵夫人伊琪利亞（Ivry）。這位美麗慈祥的女子，年輕貌美，性喜弄權，並很不幸的酷好玩弄政治經濟上的各種主張；不過她知道自己應該隱在幕後，並不欲對外炫耀其丈夫的偉大。大體上說，她的小心翼翼所生的影響尚沒有多大的妨害。反之，萊諾的膩友P伯爵夫人，倒是一位輕舉妄動滋擾不休的女子，結果使事情危殆萬分。

有一天，我當着萊諾的面，對於達拉第以極不適合的政治上任命給予萊諾一事，加以非難：

「這不是他的選擇而是她的選擇啊。」萊諾說。

「那就不能以原諒，」我說。

他嘆了一口氣。

「唉，」接着他說，「你不知道一個人勞苦終日，誰不想忍耐一時以圖一夜的和平。」

我深覺他這句話，被小說家巴爾扎克(Balzac)聽見，必定要記錄下來的。

戰爭爆發後，P夫人似已懷着操縱一切野心。萊諾任財政部長之職她尚嫌不足；她決心不惜任何犧牲，要使萊諾任法國的總理。她把達拉第缺乏能力的種種說法，向巴黎各處交際場所廣為播揚，使每個人都明瞭萊諾的繼任總理，已有刻不容緩之勢。這種說法一再播揚起來，自然會傳到達拉第的身邊，這使達拉第對於萊諾益增憎惡之念。有一時期，他們兩人雖則都是戰時內閣的重要閣員，交情却非常惡劣，竟至互不通話理睬。這確是一件荒謬離奇的事情，然而國家却因之充滿着危機了。

就我自己而論，和軍隊共同生活，當每經過巴黎的時候，我不喜別的，只喜去訪謁萊諾，因為他能够以光明磊落直截爽快的態度，告訴我比別人更精彩的政局情形。因此，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那天，他在參議院兩次會議的時間以內，抽暇單獨邀我聚餐。那天參議院的會議，對於達拉第內閣頗為不利，因為芬蘭的失敗，國會甚為震怒，大家都非難達拉第的行動緩慢。這非難或者是失之公允，蓋組織援芬遠征軍既係困難又不可能，何況這遠征軍預料終必潰敗呢。但是，參議院要求召開秘密會議，費掉了整個下午時間，尙未結束，預備當晚十時再行會議。

「達拉第形勢不利，」萊諾於八時才從參議院回來告訴我說，「我預料他今晚會議結果恐將下台。」

「那末誰將繼任總理？」我的妻子問，「你嗎？」

「那須靠總統的決定，並須看推翻達拉第的是那幾個份子。」萊諾說。

「要是你被選任組織新聞，」我說，「你必須抓住達拉第的支持，因為他在國內依然是衆望所歸。」

「那是因爲國民不知道他的實在。」

「固然如此；不過我所說的話是一件事實。你雖有才識，却没有政黨支持。急進黨將效忠於達拉第，而你所隸屬的右派，因你蔑視他們攻擊他們，也歡迎達拉第。」

他笑着說，如果總統命他組閣，他將準備使達拉第留任爲軍部長。到十點鐘他便起身往寶爾朋宮去(Palais Bourbon)。那天晚上不出他之所料，達拉第果然下台了。勒勃倫總統召見萊諾，受命組織新聞。可是，這樣一位才識卓越的人物，顯然因對輿情認識不足，並欠缺直覺的觀察，組織新聞自多困難。那時我就爲他擔憂，他縱然是一位光明磊落的辯證論者，唯恐他或者會與真實的世界隔絕。他是生活在理想中而不是生活在羣衆中的人。他這樣

的組閣，勢必引起急進黨和溫和派聯合的反對。後來他果然獲得了達拉第的支持，不過達拉第對他依舊抱着仇視和苦悶的態度，而且還有機會仍思推翻他所組的新閣。

萊諾出席國會，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獲得多數一致信任的投票！國會實在不歡迎他，因為對達拉第內閣的傾倒，到底不無遺憾。萊諾鑒於這樣仇視他的態度，失去了慣常的自信力而講了一篇很失意的演說。

翌日，我回到阿拉斯照常工作，我就發覺所有法國同僚，對於萊諾內閣的組成，都深表驚異。他們似乎都以爲這是向全國公意的挑戰。戰時發見政府與全國公意有這樣不同的裂痕，事態是相當嚴重。自萊諾接任總理以後，我便沒有見過他。從阿拉斯我寫給他一封假裝祝賀他的信，內有一句話：『平時國會代表全國；但在戰時却以陸軍代表全國。』後面復說：『請你不要和陸軍失却連絡爲要。』

從戰爭開始起，萊諾就表示仇視甘茂林。他非難甘茂林按兵不動，且堅謂陸軍對他沒有信仰。這些問題我都不敢參加意見。這是的確的，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間，甘茂林從未會向德國齊格斐防線作有力的攻擊，僅以謹慎小心的在薩爾地方作戰爲滿足。他的反對者都指責他

說，這時期，正當德軍從事於波蘭戰爭，是決勝攻擊的最好時期。甘茂林對此却回答說，戰爭爆發，我們沒有採取攻勢的物質配備，尤其沒有必要的飛機和重炮。沒有這種配備而向德軍攻擊，是勢將慘遭潰敗的。

「所以我不開始作像凡爾登那樣的戰爭。」他曾這樣的說過。

繼而他復推行其所說：「法國是生殖率低落的國家，上次歐戰已承担了可驚的死亡的損失，實在無力再經流血而生存。目前它應有的戰爭是科學的戰爭，凡事都須精細地具有先見之明，務使不至蒙受巨大的損失。」

我承認他那時所持的態度似乎是很聰明的。門外漢有勇無謀，那裏敢去批評甘茂林的軍事才能。瑪納河戰事（Battle of the Marne），他隨同霞飛上將會參贊戎機，而且是運籌握算奏凱而回的第一個人。他在初是參謀總部出類拔萃的軍官，而其後又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戰場上的統帥。

你初次碰見他，他的那種不可捉摸的樣子，令人驚異。身材矮小，留着刺蝟般堅硬的鬚髯，眼睛很小，嘴唇很薄，使人見了難於索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既沒有像福煦上將那樣神采奕奕的活潑，也沒有像霞飛上將那樣持重篤實。他秉性沉默寡言，在和平時候，我有一



次親見他坐着一頓飯時之久，不發一言。參謀部的一般軍官對他個人都熱烈敬愛。他第一次到戈脫將軍的司令部，見我穿着一身制服，他便說：

「什麼？你到這樣年紀還是一個陸軍中尉？」

「我自上次歐戰結束以來始終是一個中尉。將軍。」

「二十年沒有遷昇！」他笑着說，「那太糟了。我決升你爲上尉。」

這我回來再碰見他的時候，我依舊是一個中尉。他就吃驚起來。

「怎樣的？」他向柏蒂朋上校問，「我知照你打電話給陸軍部，告訴他們說派莫亞爲上尉。」

「我已打過電話；」那上校回說，「可是其中尚有阻礙。依照規定須有兩期的訓練，莫亞先生只受過第一期的訓練。」

於是甘茂林轉身向戈脫說：

「凡事都有困難，不過我想當總司令的頒給一個上尉職銜，當沒有什麼困難的！」

我在遷昇了以後，他寫給我一封很客氣的信說：「你到底遷昇了；不過時間太遲了些，恕我不敢再向你多多祝賀……」信裏並邀我到總部所在地維塞尼別墅（Chateau de Vincennes）

mes)，去會晤他。那回的招宴，我至今猶在心目。這是在要塞的一間軒形大廳裏，除甘茂林的隨員外，還有北非法軍司令腦易將軍（General Nogues）和駐柏爾格雷德（Brude）的法公使白魯傑（Brugere）。

他們所談的都是些公事。腦易將軍談論他軍隊的需要品，而白魯傑談論的，是去定購兩斯拉夫存儲於法國而尚未運竣的一批軍火。甘茂林對他們兩位所談的，都能以精確清楚的話回答，從這裏，我們更可以知道，他對於可以利用的資源，明白得很透徹。他問起我開赴薩爾河流域英軍第五十一師的情形。隨後我們的談鋒又轉到法國通儒院及其編訂的字典問題。甘茂林向我說：

「這次戰爭的士兵，我們需要什麼別名。一九一四年我們稱之爲 Poilus；不過一九四〇年我們還未給他們命名。」

白魯傑問他，德軍是不是將立刻會實行攻擊。

「是的，」他說，「各種準備都趨向於此。我們的飛行偵察員和密探，都看見各種準備的記號，例如：集中的炮隊，軍火庫，平民的撤退。自然這或者是什麼詭計；不過昨日戈林所作的一篇演說，他已預言將有重要的開展，他在這些時候說當係實話。大舉攻擊似已近在

眼前了。」

他這樣一再以鎮靜的態度等待攻擊的到來。你可以想：「這是霞飛式不慌不忙的態度。」可是，萊諾的意見却大不以為然。

「爲甚麼我們要有兩位總司令？」萊諾時常這樣問，「要是喬治斯指揮各軍，那末讓甘茂林祇擔任國防首腦和參謀總長的職務就是了。」

總理與總司令不僅在彼此私人間抱着反對的態度，就是在作戰的理論上也各有千秋。戰爭一開始，甘茂林是主張防禦戰和隨機應變的，而萊諾則大家知道他是主張採取攻勢行動的人。

「採取守勢的將軍每戰必敗無疑，」萊諾對人總喜這樣的說。

因爲他就任總理時，曾允竭力主持戰爭，他感到非擬具大規模的計劃不可，雖妨礙滋多；但自他首次赴倫敦回來時起，即堅決主張英國政府在挪威領海，應放置水雷地區。嗣後不久，他復兼任了外交部長之職，建議與英國訂立協定，實行英法任何一國不得單獨媾和的諾言，（這計劃是向來爲達拉第所反對的。）接着他把比利時問題重加檢討。我們是否必須在德軍攻入比國之前，等待比國政府的求援呢？萊諾以爲比利時態度不決，就不得不毅然對

付這問題了。

「你們到底和我們連合或是反對我們呢？」他問比利時的公使，「倘若你們和我們連合的話，那末讓我們趕速合作加強我們邊界的防務。如果你們反對我們——」

甘茂林直言不諱地反對他的這種態度，以爲他所抱的態度，結果或將驅使二十五師的比國軍隊，投入敵人的懷抱。他與萊諾二人中間就此展開了激鬥的活劇。假定那時不是達拉第仍任陸軍部長而以去就力爭，恐怕萊諾在四月裏早已把喬治斯替代甘茂林任統帥了。不過這危險萊諾是不敢去嘗試的。以後，萊諾個人的地位逐漸地鞏固起來。那維克的海軍勝利，法國全國深爲感動，而挪威計劃的担保人萊諾，因此亦聲名大震。

「鐵鑛砂的路線被我們確實截斷了，」他於四月二十日向國會報告。因此，總理數日前僅有單獨多數的投票，至此乃獲得議院一致的贊助。這似乎是聊足安慰的事情；不過有一位參議員那天晚上碰見我，帶着苦笑對我說，這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你不明瞭國會的襯劇，」他用可憐的音調解釋，「萊諾的反對者竭力使投票一致，因爲一致的投票是不自然的，是由愛國心所衝動的；惟有堅強的多數投票，那才有個人成功的意義。」

翌日我應萊諾的招待。他懸着方步徘徊於外交部的辦公室，雙手插在衣袋內，高聲向萊諾說，他已發見了色厲內荏的情形，這令我駭異不置。

「坦克車，」他說，「不過紙上談談而已。國內情形殊為紊亂，陸軍所需的大砲機槍都擱在儲藏倉庫裏。德國有二百師至二百四十師的兵力；我們所有的軍隊却不足一百師。因為達拉第的惰性，各種改革均遭梗阻，並使政府的機構不能活動。」

「雖然，」我說，「我相信達拉第必是一位愛國者。聽他的廣播演說，都是談吐流利言由心出。」

「是的，」他說，「我相信他盼望法國的勝利；不過他盼望我的失敗恐較盼望法國的勝利更切。」

這是一個可怕的批判。不過懇切地說或者並不公允，這顯然表露出他們兩人的分道揚鑣，已是根深蒂固了。

五月六日我再度會晤萊諾，覺得他有些頹喪而且神經錯亂的樣子。他的桌上裝有三個電話，第一個是接連內閣，第二個是接連外界，第三個通達P夫人的住屋。第三個電話機不停地響着，萊諾舉起聽筒，聽了一秒鐘光景，便以憤怒的音調高聲說：

「是……是，自然……不過那是明瞭的……不過我請求你讓我自己處理我的事務。」  
最後他就停止回答。

挪威事件頗形不利。初次發覺德軍攻勢配備的精良。看到雙方武備的參差，即使最抱樂觀的熱情者，亦會沮喪起來。德軍準備精密熟練，進攻動作，無微不至；反觀英法軍的臨時急促的應戰，惟有使配備不足（尤其關於抵禦坦克車砲的缺乏）而備有勇氣的士兵們，曝露於敵人空軍的機槍掃射炸彈轟炸之下。萊諾以缺乏準備招致災禍的責任，推諉於他的政敵身上：

「他們有許多事情都不使我知道。」他說，「尤其是海軍上將達萊(Darlan)所寫那封描寫作戰種種困難的信。下午我出席參議院委員會議，我當將整個的實情報告給他們。」

這時候達拉第與萊諾的齟齬益趨激烈，竟使勒勃倫總統不得不出而調停干涉。

次日，我到法國通儒院去。通儒院每逢星期四開會一次。該院照常在進行編著字典的工作。Aiguiseur（磨礪之意）這個字已無異議通過了，Aiguiseur（磨工之意）這個字則未曾通過，而Aile（翹翼之意）這個字的定義，却引起了朋拿(Abel Bonnard)與杜黑默爾

(Georges Duhamel) 兩人間的一場舌戰。舊版字典稱翅翼爲『筋肉』(Muscle)。

『這完全是滑稽，』朋拿說，『「翼」決不是「筋肉」之意，而應該是「肢」的意思。』  
『這恰巧相反，』杜黑默爾博士說，『「翼」是「筋肉」。你吃雞翅膀多少是吃它的筋  
肉。』

爭辯甚久之後，方才決定把這個字加上特別的說明，就變爲 *Aile de poulet* (Poulet  
係鷄雛之意)。

這般通儒的咬文嚼字溫文爾雅，和國家大事的急劇慘變，適處於相反的地位，這似乎不  
能不令人爲之驚愕不置；不過我看到通儒院的不顧一切努力本位工作，却又轉憂成喜。要是  
每個人都能如此，法國的庶政必別有可觀。

五月十日早晨九點鐘，我本想乘休假之暇，到鄉間去走一趟。迨至八點鐘時候，我偶爾  
開放無線電，便聽得德軍進犯比利時和荷蘭的消息。大規模攻勢已開始了。所有請假中的英  
法軍官都奉令回防，我即赴諾爾車站(Gare du Nord)預備回到阿拉斯去。

車上英法士兵擠得滿坑滿谷，好幾次列車不得不增添車輛。這般出行的伙伴們，我覺得  
心胸都很曠達，面無憂色，反而精神飽滿，踏上他們的茫茫征程。送別丈夫的妻子們，守候

在月台看火車的開行。車內走廊靠窗地段，有一位步兵上尉站在我的近旁，指點他妻子說：「吾愛，你聽清楚了。你可從我辦事室左邊的抽屜內取錢，找出的零錢在梳妝檯抽屜裏。汽車和汽車間的鑰匙放在我房裏的衣櫥內。知照佩珊把我所取出的公事衣服放一些樟腦。雅安的腳踏車要抹油了。火車汽笛叫了……你有什麼話嗎？這兩日的假期很短促；不過譬如沒有。如果我們能够阻遏得住敵人，這戰爭就可以結束的。」

他的嬌小玲瓏的妻子鼓勇微笑着。在德軍採取攻勢的一瞬之間，士氣的確不能不說是忠勇奮發。高級人士和消息靈通方面，雖能獲得準確的消息；但是民衆方面却不能獲得準確的消息，他們始終充滿着樂觀的希望，他們每日所收到八次無線電的報告，無非都是些錯誤的消息。

德軍攻破塞丹（Sedan）的消息傳來，頓使巴黎居民受着一個可怖而完全預料不及的打擊。他們於必要時都有準備撤退的意思；他們在一九一四年時已有過這經驗；不過他們相信任何敵人的進攻，會被迅速地阻遏住的。

五月十七日甘茂林向政府報告稱，德軍摩托化部隊一聯隊正向拉翁（Laon）進襲，以那天晚上爲止，他不能對巴黎的安全負責。那個報告使內閣驚惶失措了一整天。





魏 剛

翌晨巴黎人士得悉德軍轉向海濱進取，他們至少可以有數日的喘息。這時候，萊諾因覺局勢嚴重，便對他平日久懸未決的一樁心事，毅然採取了直接行動。他因為要驅逐為達拉第所庇護的失敗的責任者甘茂林，就自己兼任陸軍部長，而以外交部長之職讓給達拉第。

那末總司令應由誰繼任呢？萊諾早已存心屬意於喬治斯；不過任何人都可以繼任，若是委派了喬治斯，將使甘茂林最感痛苦，因為他們兩人中間互相水火意見參商，正像萊諾和達拉第的分裂一樣。

「他們忙於彼此的攻擊，」某日一位英國將領說，「差不多沒有空閒去攻擊德國人了。」

這個兵權的移轉，照理應該穩妥地解決，這是有關國家有關軍隊的一樁重太事件。

此外呼聲較高者要算是腦易。腦易在摩洛哥和北非各地屢建戰功。至於少壯將領如洪齊吉 (Hinstler) 和季拉特，則也有黨派之見。洪齊吉是一位才識豐富的

將領，他的軍隊抵抗德軍的進攻堅強有力。季拉特是一位卓越的領袖；不過他目無法紀，憤以恐嚇胆怯者爲能事，而且那時正監禁在監獄裏。於是萊諾決定任魏剛爲總司令。魏剛適帶兵在東方，乃急電召他回至巴黎。魏剛在一九一八年福煦上將指揮下，轉敗爲勝的某戰役中，曾擔任過副指揮之職。照他的經驗自然是堪以勝任總司令的。

同時，萊諾復推薦貝當元帥爲副總理。

貝當元帥在多數法國人的心目中，具有無與匹敵的威望。他的高貴端方的面貌，高大的身材，略帶有力而冷峻譏諷的態度，使人碰見他發生「風采雋逸」的印象。上次歐洲大戰中的六位元帥，都是創造光榮親歷光榮的戰役的，現在祇剩他和愛斯波勒 (Franchet d'Espèrey) 元帥兩位了。事實上，他的年齡，已臻八十四歲的上壽，不過非常矯健，不遜於富有朝氣的青年人。

萊諾的起用貝當，最大的用意是憑藉貝當的威望，以增強自己的地位，堅強並鞏固輿論。那知他對於那位新同事，祇認識了威望，他根本看錯了，以致後來自投羅網，反受貝當的裁判，讓貝當繼任爲總理。

萊諾反對達拉第的不幸的鬥爭，因達拉第的完全被排斥，結果至六月六日方告終止。於是數月前尙煊赫一時不可向邇的法國主宰，如旋風般銷聲匿跡，全國對之竟無一言悼惜，也沒有驚異的反響。

同時一向受達拉第庇護的甘茂林將軍，也就退居於福煦路上一所清靜房屋的平房裏面，那所房屋適位於庭院與花園之間；穿着平常的衣服，以打字機打着他給自己辯護的回憶錄，藉以消磨時光。

甘茂林的一個朋友平日在甘氏當權時隨着他的，甘氏失意後，依舊效忠於他。這位朋友在將離巴黎之前，曾去訪問甘茂林夫人。他見她沉靜地退居着。

「甘將軍現和我同住，」甘夫人說，「他想不到他自己，只想到法國，只想到他的弟兄們。他對於魏剛將軍最爲器重，禱祝他能驅除頑敵得奏膚功。」

隨後她指向隔壁一間房間，在那裏，有一幅美麗的畫像，凡會去訪問他的人莫不同聲贊美，這畫像是甘氏童年時他母親親自替他畫的。畫像上甘茂林 (Maurice Gamelin) 長裾曳地，手敲銅鼓，神采非常活躍。此時，對着來客，甘夫人面上表現出一位虔誠和愛的妻子的仁厚目光。



貝 當

「你聽見他的聲音嗎？」她感動似的說，「那是他用打字機打字的聲音。」

這些都是妨礙作戰行動最嚴重的私人間衝突情形。內訌暗鬥是各時代都有的；忌嫉和野心是永遠常存的私慾衝動；一九一四年時的法國，雖則也有克雷孟梭與樸蔭卡累（Poincaré）的互相仇恨，然而我們卒獲得了勝利。可是，一九一四年確有心地高尚和團結愛國的這兩種精神，克勝了一切私慾衝動。樸蔭卡累雖不喜歡克雷孟梭，而他却是忠心和他在合作的。貝當服役於福煦上將的麾下，也能够捨己從人。不料一九四〇年的法國，竟如此意見分歧，政治上的仇恨竟如此劇烈，國民道德又如此的益趨低落，而終沒有阻遏得住的方法，調和這些私人間的仇恨。但是，私人間紛爭部份尚不能謂為法國失敗的重要原因。同盟國方面缺乏軍事、外交、工業的各種準備，如上所述的，那才是主要的原因。不過因閣員與閣員間的明爭暗鬥，和缺乏有統一全國能力的領袖人物，卒致喪失了軍隊爭取最後勝利的機會。

## 第四章

### 德國攻擊迅奏膚功的原因

一九四〇年五月初，我到法軍前線去訪問哥拉波將軍(General Corap)指揮的第九軍。

第九軍在此後數日即被機械化師團猛擊潰敗。當時它的參謀總部，設在凡爾芬(Vervins)的一個小村莊裏。那是個古老的市集，街道沉靜若睡，居戶窗扉半掩，粗礪的圓石路上，軍人蹣跚往來，靴聲鏗鏘，像文官們平常準時走到辦公室去一樣。

我於抵達的當晚，就修書一封告訴我妻子說：「我在此地碰到的人都是和藹可親；不過他們似乎是老朽一些……」

哥拉波將軍雖極爲上峯所器重，但胆小怯懦，外表不像個軍人，肥胖的中等身材，乘起車來不易擠入車門。他的談話饒有趣味；不過令人覺得他所注意的，無非追述些過去的光榮。他告訴我法旭達(Fashda)之役，他是個年輕的陸軍中尉，如何動員攻擊英國，一九二五年摩洛哥之役，他如何擒獲叛徒阿勃特爾·克林姆(Abdel-Krim)。摩洛哥事件尤爲他生平得意事蹟，而對於現在當前的戰事，却反加渺視。

我訪問了福爾米和查利維爾(Fourmies and Charleville)外圍的部隊，驚詫他們人數的不足。而回到凡爾芬沿途所見，殊不禁有穿越廢墟之感。車子風馳電掣的經過一個個沒有警備的村落，我不能不想起敵軍進犯的危險。我想敵軍一旦越過邊界，直趨凡爾芬，當沒有

什麼困難！你試再看凡爾芬鎮的入口又是怎樣呢？橫以木柵，小孩子一脚能够蹶倒，一個插上刺刀的步哨和一個警官，當然不足以抵擋鐵甲師的進犯。

事實是這樣：英法軍隊的一般配備，經過波蘭戰役已很明白，既不適於新式戰爭的需要，也不適於任何戰爭的永久需要。

我們的軍隊實際上的配備是怎樣呢？因為需要保衛綿互不斷的邊界，使高級指揮不得不由鄧扣克(Dunkirk)至蒙通(Menton)，建築一種單薄的帶形防線。這種以軍隊排成一線的陣形，還是一九一四年戰爭的遺物。那時的戰爭，因為敵人沒有方法可以突破我們的防線，所以可用以作持久戰爭；不過這是古來兵家所忌，認為極端危險的。他們一致主張必須配備重兵，尤其需要組織游擊後備隊，一旦敵人突破第一道防線時，便能施以反攻或閉塞被突破的缺口。

但是一九四〇年，因為我們的兵士人數非常不足，實際沒有游擊後備隊的組織。所有精銳部隊大多駐紮在邊界一帶。敵人若是突破了邊界防線，其餘地區却好成爲他們的練兵場所。他們一路進侵雖則會碰到許多村鎮，但誰防禦這些村鎮呢？所謂全線總攻，一般人都以

爲像一九一四年，進行非常遲緩，每日最多幾個基羅米突，而且迅速的會形成許多易受攻擊的凸角。這種觀念深入人心，所以沒有人會想到杜亞（Douai）或凡爾芬，阿白維爾與亞眠的防務而爲之担心。

這些地方的指揮將領，雖接近前線，但都係老弱之輩。他們退伍很久，這次戰爭爆發應召所任的職位，即軍中所稱軍事行政的乾俸職位。這批誠實官僚，軍書旁午，如逢敵人擱着機關槍的坦克車隊，或是機器腳踏車隊，兵臨城下，就將窮於應付了。

這些前線後面的村鎮，都是連接鐵路的重要點，組成我們軍隊的交通線。英軍是靠亞眠—阿拉斯—杜亞—里爾的一段鐵路線，或是亞貝勒，鮑洛涅（Boulogne）的一段鐵路線的給養的。這些交通線如被切斷，軍隊和它的根據地也將被隔斷。食物、軍需品、軍火的儲藏庫都設於勒哈佛爾（Le Havre），沙脫爾（Chartres），南特（Nantes）等地；重要軍火庫都設於阿白維爾，聖保爾（Saint-Pol）和阿拉斯等地方。要是敵人突破前線，分裂軍隊與這些軍火庫的交通，後果將怎樣呢？顯然的，作戰部隊於數日之內將彈盡糧絕。可是高級指揮官有什麼方法抵擋這危險呢？他們採取什麼步驟阻止敵人不由正面而由側面來攻呢？老實說，一些沒有準備。



若是將全部聯軍排列於一線，那末這防線耗費必鉅。後來這防線築起來了，雖則不很堅強。三四月間，由英國運來巨型挖土機器，開始在英軍前線發掘抵禦坦克車的壕溝。此類壕溝比我在一九三九年十月所見驚為殘缺不全者，堅固雄厚得多。但此舉適在費了八個月時間建築軍隊防舍之後，似乎是非常笨拙，因為這些耗盡人力財力造成的防禦工事，到了後來在敵人首次進攻之際，因須從事於雙方最危險的對陣野戰，結果完全放棄，毫無應用。

「在這次戰爭中凡首先衝出戰壕的人，必將遭受重大的危險……」這是我有一次聽見甘茂林將軍說的。從他這句話看來，這次不可避免的攻擊，似乎不是他的意思，而是為政治上考慮結果逼迫着他的。雖然準備時間的確很久。我親見參謀總部詳細研究「進兵比利時」的計劃，歷時數月，而且因為要預留五分鐘時間，以備比王定期檢閱，會細心地重新配置他們的進軍令。他們預算比軍的抵抗，可給予英法軍以相當時間，佔領自安特衛普（Antwerp）至那慕爾（Namur）之線，而季拉特將軍所部則向前衝攻直至勃利達（Bryl）為止。其實，德軍於進犯比利時之際，早已確知我們所採的行動，他們準備觀看我們為情勢所迫疲於奔命的表演。

恰巧某日有德國飛機一架降落比境。機中載着德國參謀總部的軍官，攜有固定日期侵比的全部計劃，伴作焚毀而又當心不欲焚毀那些公文之狀。我們得報，立即令英軍第一、第二、第三部隊，相繼採取預備狀態，限定二小時內必須準備開拔，接着大軍紛紛出動，連所有的後備隊亦均開赴邊界。這時德軍以偵察機由高空偵察，看得很清楚，把我們的行動記錄下來。他們看了或者既感愉快，而亦嘆服我們所採如此古老如此明顯的戰略之成功。

這時候自然沒有德軍侵比的事情發生，比國也未會來召喚我們，結果各軍重回原防，倒耗費了大量汽油。不過英軍的情報主任麥克發萊 (MacFarlane) 將軍，他是深切知道德軍的情形的，對於這次軍事行動的發生，單獨抱着悲觀的見解，始終以為德軍的進攻荷比當屬必然之事。

「一百十師德國軍隊依然駐紮在愛斯拉沙伯 (Aix-la-Chapelle) 地方，」他說，「他們駐紮在那裏不是沒有理由的。」

五月十一日我隨同英軍縱隊進至比利時境內。明媚的小市鎮裏，古式房屋櫛比，村莊防禦週密，婦女們站在門口，滿臂挽着招展的花枝，敬獻給士兵們。有一位英國戰地記者以其

抒情詩式的語句，描寫這次揚揚得意的進入比境的情景，後來報館拍電給他叫他注意實際的報道。電文說：『請你少寫花枝招展的情形，多寫些事實。』他就遵命於次日起不寫花枝的事情而寫真情實事了。

比利時村莊裏的婦女們，照常站立於門口，熱切仰望着天空。德國飛機的轟炸雖沒有多大損失，然而每一村落隨處有一二所房屋被炸毀。另有一處交叉口着彈，擊中守望警士的房屋。郊野有幾處修道院禮拜堂等房屋着彈起火。當時我以為這樣的轟炸似乎並不嚴重，不知這種觀念根本就錯了。德機因為不向我們投隊轟炸，大家率直地覺得歡悅，衆口一詞的說：『德國空軍不如理想之堅強。』實則德機的不向我們轟炸，正因為希望我們的前進愈遠愈妙。我們的前進適中他們戰略的巧計。那時德國空軍在比利時作戰的真實目的，是在恐嚇民衆，結果他們到底獲得了完全的成功。此後我便發現每個村莊裏，有德國籍或比利時籍第五縱隊隊員一名，他的義務是一俟德機首次投彈，就向民衆煽動說：『你們快些離開，時間尙還來得及，否則這村莊將全被炸毀，祕密警察(Gestapo)就要隨飛機而行動。你們該知道他們怎樣對待波蘭人啊！』

民衆聽信了這批人的話，全村頓時感染着驚惶失措的樣子，隨同市長，牧師，村中的官

員開始撤離。路上難民如潮水般的擁擠，令人驚奇。第一批爲富翁的車輛，由戴着手套和漂亮便帽的車夫駕駛；次爲中資產階級的车辆，由車主自己駕駛，車頂上裹着坐墊；次爲巨大鄉村馬車，載着合家大小；次爲連隊，營隊，機器腳踏車隊等軍隊，機器腳踏車部隊在車架上繫着紅色毯子，顯出光彩奪目的顏色，使畫家見了亦必爲之欣然稱快；最後方是一連串步行的淒慘貧民。

逃難的事情最容易蔓延傳染。由法國邊界附近起始的這浪潮達到一個新市鎮，就席捲到別一個市鎮，如此便延展不絕。我們的摩托化縱隊，在出發第一日陣形很完整的，其後夾雜在逃難的人潮中，像出水之魚在陸上肢體亂動起來。英國軍官因欲顧全婦孺的被撞倒，往往須命令軍隊暫時停進。如此情形，所有軍隊的行動實已成爲不可能了。有人詰問爲甚麼不及時開始反攻，十分之九的原因，可以拿行軍爲道路阻塞這句話作爲充分理由的回答。

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就是在亞眠前線被突破之時，我們也未曾見過目前這樣的紊亂情形。爲什麼呢？這是因爲現在的恐怖較一九一四年更甚，因爲恐怖的傳說，使縱欲戀戀不捨其田園故土者，也都想逃避這難於分解的可怕危險，因爲無線電向農民羣中散佈驚人的消息（這批農民在一九一四年時是消息隔斷麻木不仁的），因爲德國空軍握有雄厚的優勢，使一

般不幸平民生有一種自己一無防備的感觸。有此種種因素，才造成這樣紊亂現象。

欲阻止民衆遷移，強迫他們留居原地，這却需要民政與軍事當局採取極端堅決的態度，絕對不許任何人離開他的家鄉，同時又須示以防禦設備，如屋頂上架幾桿機關槍，比利時天空中時常飛繞着聯軍戰鬥機羣之類。可是往往連當局自己也都隨着逃難的潮流俱去，至於機關槍飛機則一無所有。各人被棄無助恐懼滋多，便盲目地無秩序地發腳向前直奔起來。我們可以看見成千累萬的飢餓民衆，像一羣蝗蟲般突然光臨到一個小市鎮裏。

除這可怖混亂妨礙軍令執行外，復加上惡劣厄運使這些軍令不獲按時發出。不但總司令與十五位將領在戰爭之中調動頻繁，並且從敘利亞來的魏剛將軍沿途又爲風潮耽擱。皮洛脫(Billotte)將軍指揮的北部各軍，奉令抵擋攻擊之衝的，正在危急之際，皮將軍忽因撞車墮命。替代他的勃萊加(Blanchard)將軍原和他一樣是一位幹練領袖，但在他的部隊尙未與交通線取得連絡，復在指揮戰爭最不順利的情況中就遭受敵人的突襲。

回憶過去連續不斷所發生的各種事變，正是晴天霹靂，焉地風雲，結果造成了整個大慘禍。這不禁令人懷想起古籍悲劇中的一段故事。故事裏敘述運命之神追逐齊爲鬼魅所不容的一個惡運者，使他瞻慮意料不到的種種變故。

哥拉波部隊敗北德軍攻陷塞丹的消息，傳至英軍參謀總部的時候，我適巧在那裏。他們不把這消息給我，知道有兩日之久，想來這是他們的細心或是胆怯的原故。官方發出的公報，措詞依然謹慎暗昧；不過我早已看出，必有什麼事故隱瞞着我，而且我也覺察，我的朋友們見我走進屋子，就突然停止談話。實在這時候退却的命令也早已發出了。到最後英國人才告訴我前線敗績的情形。

敵人何以能如此迅速完全的突破我們的陣地呢？一言以蔽之，都是受了紛擾、驚怪、恐怖的影響。數千噴火的坦克車，數千尖叫的飛機，排山倒海般撲着哥拉波的軍隊。我們未經塞丹一戰，雖有人告訴過我們尖叫的飛機，我們那時總不能置信。這飛機的尖叫聲祇有小說家會描寫過，兵士們却沒有這經驗。吉百林(Kipling)的神怪童話裏，會引用過這類似的聲音。可是據經驗所得，合併尖叫聲與噴出的白煙，尙不足虛構成默示錄所示的幻象。即使最勇敢的人，出其不意突然使處於這樣的威脅之前，也要站立不穩的。

縱令士兵們攜帶有能够阻撓坦克車的武器，但是到了發見所發子彈，不能洞穿德國最堅強坦克車的鐵甲之時，他們所生的恐怖就可想像而知了。斯科達廠製造的鐵甲彈片，精厚罕

見，因此這些新式坦克車的放射物，實爲我們見所未見。這不啻和小人國遊記裏，甘立佛（Gulliver）對於小人的放射物，亦爲見所未見一樣。後來我們的砲兵立即發明，以七十五生的大炮發射在某種情形之下，雖則也能够當作抵禦坦克車炮的用途，不過這是臨時的權宜對策，不是有組織有系統的防禦方法。何況德國飛機和坦克車的協同作戰，連絡非常密切，排炮實無攻擊它的機會。

五月裏我們互相詢問着：「敵人怎樣偷渡謬司河（Meuse）？橋樑有沒有埋好地雷？」你知道當時英軍中的回答是什麼。他們說降落傘隊員與間諜，已經把職司炸斷橋樑的人殺死了，並且地雷的數目也不敷應用。此外，德國摩托化部隊向亞爾丁進攻，得到比利時第五縱隊的暗助不少，行軍神速非所逆料，遂令哥拉波的部隊突然襲擊。

謬司河上諸戰役中有一次戰鬥，最爲奮烈足資傳述。英法空軍奉命不惜任何犧牲，炸毀指定的數處橋樑。英法雙方各派出轟炸機一隊供作犧牲。法機首先低飛轟炸，英機隨後攻擊。法方損失數目我未曾知曉；不過我知道英機六十架中有四十架一去不返。

諸如此類的例子以及其他許多戰績，足證英法聯軍並不缺乏非常英勇的抗戰銳氣，可見外傳作戰之初士氣沮喪不能抵抗之說，完全無稽。浦利奧（Prioux），發格爾（Fergale），

特拉勞倫 (de la Laurencie)，琴生 (Janssen) 諸將領的部隊，和一九一四年的精銳部隊不相上下。坦克車隊、法國騎兵隊、抵禦坦克車炮隊、和許多英軍部隊，都有令人敬服的表演。阿勃利爾 (Abrail) 海軍上將防衛鄧扣克的戰績，亦不遜於歷史上任何大圍攻的戰績。但是，德國物質的優越決不是英雄主義能够克勝，正如微生物不能侵襲強健的人體，而能很容易滲入為勞乏或憂愁所傷的有機體內一樣。所以我們的軍隊，一旦經過一次作戰的可怖經驗，暴露了自己軍備不足的真相，原有士氣衰弱的原素，就開始繁殖起來了。

勝利與失敗是由習慣所養成的。引導我訪問哥拉波軍隊的特坎米爾 (de Jumilhac) 中尉——他是位精通馬術的騎師——向我說起挪威遠征軍的事情：

「我們初次出戰就遭失敗，這太糟了。幼馬嘗試馳聘不能使它跌蹶顛踏，否則它便習慣成自然，失掉自尊心，以為落後不前是天經地義般應該的。」

幼馬的嘗試馳聘與軍隊的初次交鋒，事同一例。得勝之師勇氣百倍；敗軍之卒先自氣餒不足言戰。

塞丹一戰敗績之後，不能克服敵人的神話般的傳說，不蹙而走避邇逼，且為撤退者用作原諒的藉口。驚人恐怖的報告往往先於敵人摩托化縱隊而至，使我們軍隊預作撤退準備，



差不多敵人未到已先替他們留好地位。這些摩托化縱隊後來都轉向西面進擊，企圖增北部聯軍之背。我所跟隨着的英軍參謀總部，意欲避免敵人的包抄，帶同我向阿拉斯移動。那時阿拉斯全城謠譁騰起。街頭巷尾竊竊私語，都說：「杜亞已發現德軍蹤跡……喀姆布萊（Cambrai）也發現德軍蹤跡……」這些謠譁後來固然都屬確實，當時却全屬子虛；不過此類謠譁經不起若是的傳播開來，弄到家喻戶曉，遂令城內的老少婦孺一片騷動，就是軍事領袖也覺驚慌而下令軍隊向海濱撤退，不料却反而深入了被敵人俘獲的陷阱。

德國的降落傘隊在荷比境內大顯身手之後，十倍的增加了聯軍士兵們的恐怖心理。在農民與士兵的心目中，凡是穿着衣服的都成爲假裝的人物。牧師不認得是牧師；穿着制服的軍官或被認爲假飾的軍官；接到真實的電話消息，也疑團莫釋起來。後來我碰到考克多（Jean Cocteau），他用詩人活躍而簡明的語句告訴我說：「現在凡是在法國路上所碰見的人，都成爲裹纏綁腿布的尼姑了。」

類此的神話和謠譁傳佈開來，比德軍的進攻神速百倍。這可以說明德軍怎樣能够以少數部隊，不戰而佔領重要陣地的原故。幾個勇敢、全副武裝的摩托車隊兵員，衝進火車站，殺死幾個鐵路員工，就可以破壞鐵路的運輸工作，實在這批鐵路員工所處的地位，是能够而且

應該採取自衛的。我曾碰見過一羣英國工程師，以鋤頭鐵耙殲滅前進的一小隊德國摩托車隊。

威爾斯衛隊與少數法國輕步兵保衛阿拉斯城的事蹟，是另一個例子，足以表明後方一般忠勇沉毅的戰士們的努力精神。我曾親見威爾斯衛隊，由一位法國指揮官鮑密(Boimier)的協助，沉着鎮靜，佈置他們的防禦陣地。阿拉斯城的四圍入口處，都堆以沙袋等障礙物，以保護機關槍與抵禦坦克車砲的陣地。迨至德軍攻抵阿拉斯，他們就把築好的這些工事，一半拆毀一半焚燒，利用以阻敵人的進迫。敵人縱隊沿城迂迴偵察了一週；而在城內奮勇猛烈的抵抗持續有一週之久以後，威爾斯衛隊和法國輕步兵，方才有秩序地向鄧扣克退却。

各處據點的防禦工事，如能都像阿拉斯據點的那樣堅強，那末魏剛的反攻計劃，擬在德國摩托化縱隊之後，閉塞由阿拉斯至拔蒲末(Bapaume)的缺口，當能付諸實現。誰料由於難民造成的紊亂，後備隊的缺乏，交通線的破壞，聯軍參謀總部為敵機擾亂以致組織換散，永久阻撓了這反攻計劃的開始。德國間諜機關供給情報的迅速，真有些神出鬼沒，一位將領剛才抵達某村立足未穩，敵機就追蹤而來向他轟炸。

意大利杜黑(Douhet)將軍所描寫過的閃電戰術，德國人在波蘭嘗試結果，因德軍配備

精良，已獲得具有勝利把握的成功（實在我們相信如果軍隊的陣地堅強，當亦不易用這種戰術攻破），而英法聯軍方面，却因種種妨礙不能抵禦，如因兵士人數的不足，前線兵力的單薄，又因那次進兵比利時的輕舉妄動，竟使費時八月所築的地下交通網完全無用。

亞眠是我和英國的同伴們中途分手的地方，我們隨着潮湧般大批難民到達那裏，看見全城早已擠滿着難民了。車站附近人行道上，石子路上，甚至難民自己的行李包裹上，都坐着難民，以晦暗無生氣の色相造成一塊廣大人肉地毯。菜館裏麵包舖灶間雜貨店架上所有的食物，被難民們搶買一空，完全像食死人肉的蛆蟲啃清一個腐爛屍體一樣。

唯有仁慈的救世軍給我喝了一杯茶，我便裹上一條絨毯就寢。

早晨三點鐘，和我同到亞眠的麥特立考（Metcourt）上校送信給我說，逗留亞眠非常危險，並囑咐我偕同克李（Kee）中尉，將英軍中的法國隨軍記者護送回至巴黎，因為他無法可以護送他們，頗表歉忱。

這命令是易於發出而難於執行。德軍已逐漸迫近，數千難民包圍着火車站。摩肩接踵的婦女們擠得發出慘呼的叫聲。開往巴黎的末班火車每一車箱的間隔地段，容納着二十多個。心亂如麻的母親們把抱着的嬰孩，向車窗裏拋擲給擠在座位上從未見過那般嬰孩一面的

乘客，叮囑他們說：『你先帶至巴黎，讓我到巴黎時再還給我……』

要想在車裏找一座位完全絕望。最後一位聰明有才識的軍事委員，特許我們改乘一節行李車。這行李車是專備護送押解，由各火車站和法國銀行各分行收取的現款用的。

這樣我們在火車裏，就站在裝滿金錢的箱籠之間，後面緊追着德國飛機而回到了巴黎。平常計程二小時可達，這次却費了十二小時方抵巴黎。沿途每站都遇見如洪水泛濫般的難民，擁擠在憂心苦臉而頸紅漲的人潮裏。我的同行記者注意到他們所穿的制服，與軍隊所穿的不同，我就聽見有人竊語說：『這大概是降落傘隊的隊員吧！』車至某車站時有一位婦人走來對我說，後一節車中發見假裝軍官模樣的德國間諜，已為警察開槍擊斃。這些杯弓蛇影的紛紛傳述，或非事實；不過這已够表露出因前線崩潰所生的疑忌憤怒的緊張空氣了。

雖然，行李車中的車務管理人，一位強健的法國老者，鬚髮斑斑，體形不整，却獨自保持着鎮靜的態度。

『恕我不能有助於你們，』他將兩臂伸展於車門之外向一般難民說，『無法可想！你們不能搭乘這行李車啊。裏面藏的是現款。我奉命不能讓任何人登這節車，我自當遵命如此。老太太不要上來，不是我沒有惻隱之心。你們爲甚麼都離鄉背井跑出來呢？是不是爲了炸彈

擊中了你們的村鎮？那算什麼啊？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我看見許多炸彈從空投下，也看見過魚雷的放射，掩護的炮火，情形比目前尤為險惡。然而沒有人因此逃亡。你們有什麼話說？你們不也是兵士嗎？唉，你們也是兵士啊！這次戰爭因每個人皆受攻擊，每個人都不是兵士。你們難道不知道路的阻塞，車站的擁擠，車行的遲緩，行軍的阻礙，都是幫助了德國人嗎？這時候祇有一件事緊要的就是：打勝仗。」

火車開行非常緩慢。頭頂上德國轟炸機飛繞，企圖炸毀軌道，被英國戰鬥機追逐，展開激烈空戰。堤岸上有幾個婦女起初用手指着天空，繼而復指着地上快樂地指示給我們看，德機一架被擊落了。我望着車務管理人，見他對於各種聲音毫不聞，只管敏捷地查核他的現款箱籠。那時我還抱着希望……然而，我看到由亞眠至克里爾 (Creil) 沿鐵路一帶大批難民可怖的情景，令我獲得天崩地裂般大變動的來臨，已有無法阻遏的感想。

我抵達諾爾車站已筋疲力盡；不過我僅有一個念頭——就是把我同伴們和我沿途觀察所得的撤退情形，趕速傳遞給可以利用這情報的人們。我們以為檢擇易於採行的簡單方法，儘可奪去敵人目前長驅直入的一部份的機會。

我立刻寫一備忘錄以備致送給來諾，促其注意：直接於前線後面市鎮的老朽防守司令，

必須以掩有守土決心的青年將校替代；必須嚴禁平民的四散奔逃；防衛城市免遭燒夷彈焚燒的方法，以及其他類似性質的各種問題。

當我親自跑到陸軍部的時候，萊諾的首席外交秘書，同時也是我的老友，對我說：「請稍待，你就可親見總理。」

的確不久以後，我就被引入總理的辦公室，當將我的備忘錄呈閱。但是，我發見他完全沉浸在愁苦的報告中，每個人都急急的找他說話，我也不敢妄想我所提供的謙恭的建議，或有實施的機會。那時的萊諾使我覺得正像一位勇敢的拳擊家，雖然要想舉挺的站立着，而實在已經頭暈眼花，不過向簡易的目標作失去戰鬥力的打擊而已。我逗留不到一分鐘；不過在我離去之前，我問他說：「你看有沒有挽回希望的理由？」

「只要病人不斷氣，」他回說，「醫生總是告訴他的家屬說還有一線希望。」

他說這句話時正站在辦公桌前面，頭往後仰，雙手插在衣袋裏。從那天起我就不看見他了。

翌日我應軍事上峯之邀，覺得他們的態度比較樂觀些。他們同聲贊美阿納河（Atano）派

練的配備，兵力雄厚。他們告訴我說，魏剛將軍決計不欲再築冗長綿互的戰線；不過為避免步兵炮兵跟着坦克車前進計，必要時擬令坦克車先衝過被佔領陣地與奪得陣地之間。可惜我們的精銳之師在法北已損失不少，而目前所築新防線實比五月十日所築者更為單薄。

六月三日德機二百四十架轟炸巴黎。那天英國情報大臣古柏 (Duff Cooper) 適來巴黎邀我飲宴，同席有弗勞塞 (Frossard) 與求蓮 (Julien) 兩位法國閣員。席設麗妹 (the Ritz)。剛巧我們將要入席坐定之際，空襲警報忽然大作。按照防空規則所有侍者均立刻避入地窖。大臣閣員和隨從人等一時窘相畢露，如避入地窖似乎表示缺乏勇氣，如只管進食又未免有損尊嚴。他們唯有對着空着的杯碟坐在桌前，靜聽猛烈轟炸聲炮聲的合奏。但這警報是一個長時間的警報，肚子愈餓，談話愈沒精神。後來一位祕書起身打電話給巴黎警察總監 (Prefect of Police) 回來報告說：

『轟炸非常嚴重。有幾個炸彈落在雪脫隆工廠 (Citroën Works)。航空部潛彈在被燒中，死傷數百人。』

我回家，我的孩子們告訴我，他們看見高空中的飛機像一羣蜜蜂，閃爍於陽光之中。不過巴黎遭此轟炸似乎並不十分恐怖，那時我已能預料到德機對於倫敦的威脅，當不至如一般

人想像的恐怖了。次日消息傳來，阿納河全線，德軍已開始新的總攻擊。因為戈脫將軍和隨員都不在巴黎，我就請求遂准加入英國皇家空軍。

空軍進擊部隊的總司令部那時設在特洛候（Troves）。空軍副司令潑雷弗（Playfair）親自在總部接見我。碰到英國皇家空軍的一羣領袖，令人驚嘆他們整齊一律的樣子。漂亮的面貌，深藍的眼睛，即年齡較長者亦保持着青春之火，剛毅與柔順調勻着的性格，友愛而有作爲的精神，這些都是他們這般飛將軍的特色。

「德國的空軍在量的方面雖則比我們多，」潑雷弗司令告訴我，「但在質的方面當比我們低劣。他們的損失三四倍於我們，所以今日的情形比在開戰之始好得多。」

但是數日之後我碰到法國的航空家，夜間飛行的作者聖阿克蘇伯（Saint-Exupery）告訴我一個完全不同的報告。

「英國皇家空軍，」他說，「是太樂觀了……在我方面有一件事是的確的：我的一隊空軍蒙受驚人損失，不久即將解體。」

在特洛候附近，我看見有兩隊精銳降落轟炸機，與十九歲的幾個孩子。他們有美麗的髮，藍色的眼。據說他們中每人都有過十次以上的勝利而成名的；不過我總覺得機數太少深



爲詫異。在法國的英國空軍，至少以我所到過的區域爲限，不過數隊罷了。我回至巴黎——（得到摩托化部隊迫近盧昂（Rouen）與福易雷歐（Forces-Ies-Eaux）的不祥公告——我便把我在皇家空軍中所獲的印象，傳報給上峯夏飛（Schiffer）上校，並再向他說：

「我敢斷定，英人尙有大批戰鬥機在英國。我們必須設法取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英法雙方應有同舟共濟之心。」

「那末你須親往倫敦走一趟，」他說，「並向英國人民廣播發送求救信號，因爲英國輿論界根本尙未明白戰爭局勢的嚴重與法國生命的垂危。」

「我願意去走一趟；不過我必須得有命令。」

「我當向總司令部說去。」

總司令部派漢門（Hernant）上尉和我一度接談之後，決定六月十日搭乘軍用機起身赴倫敦。前線戰事消息益趨不利。德國坦克車隊刻已抵達距離巴黎不遠的萬農（Vernon）了。

巴黎是如此幽靜美麗，我們永遠不相信有什麼變化。每日清晨啓窗，呈現於我眼簾之前的，青白天空的可愛，鮑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的樹木，凱旋門和萬勒林山上的炮台，遠眺如弗洛倫（Florentine）的修道院隱約於層雲密霧之中。下面花園裏門丁正澆溉着

欣欣向榮的海棠花。公寓下面附近修理水管的小工，嘴裏吹奏着軍隊的樂調。一切都呈着常態，沒有一些變化，一點也看不出德軍正拚死向巴黎進迫的景象。

九日星期日報紙的記載無線電的報告，突現許多不經見的門脫（Mantes）旁多（Pontoise）等地名。難道真的我們尚在照常生活照常工作的時候，德軍距離我們僅有半小時的汽車行程嗎？總統府咖啡館的露台上高朋滿座。我們在文冬（Vandome）地方一家大旅館露天庭院裏吃茶點。那裏也是賓至如雲，海軍部外面停着大批軍貨車輛，這要算唯一顯著的離別巴黎的信號。水手們忙着搬運箱籠文件等物。後來我碰着巴黎報界的一位編輯，問他這是不是就算撤退的意思。他說政府對這問題意見紛歧。我們去看電影，差不多也已客滿了。那維克的攻戰，巴黎的轟炸，都已搬上銀幕。上星期的慘劇已能成爲我們的欣賞娛樂品了。

六月十日早晨麥琪利（Roland de Marzerie）通電話給我，勸我將妻子送至南方爲妙。

「政府遷移嗎？」

「今天。」

「可是巴黎保守嗎？」

「不。」

到那時我方明白一切都完了。法國——巴黎被奪之後——不啻成爲無首的軀幹。這戰爭是全盤失敗了。

午刻我應到白克航空站；可是我妻和我決定擇巴黎我們所喜愛的地方去遊玩一週，因為這或者是末次的機會了。所以我們便到廢兵院，塞納河各碼頭，陶芬（Place Dauphine），聖母堂（Notre Dame）等各地巡禮告別。巴黎的景物那時愈顯嬌媚。蔚藍的天空片雲不染，空氣柔和。路上我們的小汽車被交通警察所攔阻。他拘泥小節，一若世界永無末日的認真執行他的職務。商店裏的女店員見我們進去，都伶俐謙恭的招呼。每個人眼裏都似乎有飽含著眼淚的意味，而每個人却幹着他份內的事，隻字不提非常憂患的即將來臨。

「法國一般普通人民都是偉大的，」我的妻子說，「質樸勇敢，像這樣的人怎麼會慘遭失敗呢？」

「人不能抵抗機械，」我回說，「他們奉命防守一條防線，他們自應盡其防守之責；不過這防線始終未受着攻擊，而是被敵人從背後包抄奪去的。」

「我還不能相信，」她說，「德軍將開進巴黎……」

早在數日之前，我們會經和一位最親密的朋友外科醫生馬得爾(Theray de Martel)，對德軍開入巴黎的預測作長時間的談話。

「就我而論，」他曾向我們說，「我已立定決心：一得到德軍開進巴黎城的消息，我將自殺。」

嗣後他並向我們解釋說，多數人不知道怎樣自殺，所用方法類多拙劣；不過外科醫生自殺起來執槍準確，像執解剖刀解剖一樣，往往能够擊中要害。繼而他復帶着一半嚴重的態度說：「要是你也不願活著受盡磨折，我可以供獻你……」

晚上十點鐘我已搭上飛往英國的飛機，我的妻子留在家裏，正在悶鬱地檢點一些能够攜帶的什物，忽聞電話鈴聲。她就停止檢點什物去聽電話。這是馬得爾打來的。

「我意欲探知，」他說，「你和你丈夫是不是還在巴黎？」

「莫亞已奉命派赴倫敦去了，」她回說，「至於我呢，明晨拂曉離開巴黎。」

「我也將離開巴黎，」他用很奇特的音調說：「不過那行程是非常遙遠的……」

我的妻子此時忽然記起日前我們談話中的自殺問題，就明瞭他將自殺，竭力勸阻他。

「你還有許多事情好做，」她說，「你的病人，你的助手，你的看護婦，他們都需要你

「我不能活下去了，」馬得爾說，「我的獨子在上次大戰中戰死沙場。直到現在我方才相信他的死是救了法國。此時此地的法國又要輪着滅亡的慘禍了。我的生意將完全消滅。我不能再偷生下去。」

她再想懇切勸他不要自殺，電話就斷了。

六月二十五日，飛機中途停駐在亞查爾（Azores）站的時候，我的妻子披覽美國報紙，才得悉馬得爾在德軍開入巴黎的一刹那，自己注射番木鱈鹼毒藥自殺了。

對於他，我們失掉了一位獨一無二的朋友；對於法國，失掉了一位國家所孕育的最高貴典型人物之一。這位外科醫生而且是仁人君子。他積儲的財產都是花費在贊助免費診治病方面的。經他用手術治愈的病人在數千以上。我知道他有件診案，祇有他能施用手術醫治。那件診案中的病人是數年之久向來妒忌他憎恨他的；然而他卒救了他的性命。他的仁心神術的事績足有數千件之多。當着這整個潰敗的災禍臨頭之際，要想去估量法國人民陷於大混亂的情形，除掉敘述這位不能存活而自殺的勇士之外，沒有更好的材料。

從佛蘭德斯撤退之際，從微米（Vimy）路上經過，有一個法國農婦站立在門口，注視着一大串難民如洪流般的過去，向我淒慘地說：

「這真是可憐啊，上尉！這樣的一個大國……」

這真是可憐啊，我迴腸九轉的想着這句話，當我得悉馬得爾死耗的時候，想到這些人民被驅迫於絕望之境，真令我發狂起來。因為能够建造或購買的五千部坦克車，一萬架飛機，未能及時置備，以致偉大的文明，眼看它命該如此的終結了。

## 第五章 英法同盟的分裂

從一九三九年九月戰爭發生之時為始，德國即以離間法國使與英國分裂為宣傳政策的鵠的。它循此政策以圓滑手腕既定意志從事宣傳者，有八個月的長久。

每日以英國人牽引法國人捲入戰禍，英國人自己不戰按兵觀望，英國人供給戰具法國人充當炮灰等話，向法國人反復煽動。散發的圖畫宣傳品，描寫一英國兵正把一法國兵推入血的浴盆裏，又有的畫着巴黎的一批英國軍官擁抱着半裸體的婦女們，而法國兵却站着看守馬其諾防線。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國分化英法兩同盟國的陰謀，不但已達到了目的，並且使英法彼此反而不睦起來。德國的宣傳政策為什麼能夠成功呢？

第一、因為它的這種宣傳政策，是足以增強法國人過去憎惡英國人所抱成見的心理的。在法國沒有與德國為敵之前，英國一向是法國傳統的仇敵。兩國舊恨迄今猶深。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間，我曾在法國幾個省份裏講起過英國友誼的足恃，就引起了聽眾們百年戰爭的模糊的、刺激的、憤恨的回憶。得爾卡舍（Delcassé）雖在一九〇四年調停了兩國的爭端，樹立了英法協約；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英國雖竭盡忠誠和法國並肩作戰；法國北部的墓地裏雖長眠着百萬戰死的英國士兵；然而自上次大戰以後，英法兩國間實另有新的隔閡存在。英國因為惟恐法國於戰後變成太强，便粗率地贊助了德國的重整軍備。



大概在一九三〇年吧，英國駐法大使鐵勒爾勳爵(Lord Tyrrell)對我說過：「我們英國人在戰後犯着兩重錯誤：我們以為法國人在戰勝之後將成為德國人，而德國人經過一度的變形變質之後，將成為英國人。」

一九三〇年德國軍隊違反羅加諾公約，重行佔領萊茵地區的時候，英國的輿論洶醉在和平主義裏，拒絕幫助我們。

「我們為什麼要幫助法國人？」有一位英國政客對我說，「儘不妨讓德國人在他們自己的後花園裏為所欲為。」

另一位英國政客對我說：

「你們反對我們英國人的理由，是因為我們不是個個都像你們優秀的法國人一樣。」

那種話可說完全不確。當時我所特以反對一部份英國人的理由，是因為他們都不是優秀的英國人，他們不明瞭重整軍備後的德國，據西線強固工事以作庇護，為復仇思想所衝動，將成為英國的最大威脅正和它成為法國的最大威脅一樣。

我是向來尊重英國人友愛英國人的。我在一九一四年大戰中，曾充當過英國軍隊的聯絡官。據我經驗所得，英國履行條約義務雖不會溢出範圍，却能够按照字義做去。我並且明

白，如英國國家生命正當危殆之秋，而有採取嚴峻行動的可能，則至少它的奮起當無惡意之可言。

國與國間的殘暴行為和人與人間的殘暴行為相似，都是由卑劣性的複合體所造成的。可是英國沒有這種卑劣性的複合體，而且也談不到此。九百年的繁榮，逐漸養成了它不可克制的樂觀主義。因為它參預的戰爭結果常能獲勝，最後使它想不到失敗的可能性，而且想不到失敗的可怕後果。自上次大戰休戰時起，英國不需要什麼，祇想回復它的鄉村建設，回復它的運動嗜好，回復它的傳統生活，因此它對於軍備與戰爭的一切談論，都變為充耳不聞。大學教授們教誨全國的青年說，戰爭是野蠻主義的遺物，易於排除。他們從未會告訴學生說「不以武力支持公道，不公道將戰勝公道」的這些話。

英國因為重視國際聯盟的觀念過分深刻，以致它的思想，泰半為真誠的理想主義同時也可說是虛妄觀念所支配，於是領導組織國際聯盟，要想以仁義道德的一番宏論，戰勝飛機大炮。英國國會議員納克爾遜（Harold Nicolson）告訴我，他曾接到他推選人的一封信，裏面說：

「我希望你為國際聯盟努力，救平國際紛爭。」

因這種錯亂的觀念，不可靠的自信，忽略當前現實的觀察，所生結果當可預卜。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英國始終睡眠微朦於綠茵如錦的草原上，安度它的幽適生活，直到明興會議之後方如夢初醒，但為時已晚，於是在陸軍幾全付缺如的情形之中，就開始對德宣戰了。

那便是德國宣傳政策成功的第二個因素。有許多人向法國人說：『你看，英國人自己沒有兵卒；他們想戰至最後的一個法國人。』那種批評顯失公允。英國握有世界上最優越的海軍，並為人稱許的精銳空軍；不過在大陸上因缺乏人力與軍火，它僅能保守從鄧扣克至孟東(Menton)一小段戰線。

『英國人呢？英國人到底在那裏？在法國的確有英國的士兵嗎？』我談起英國的陸軍，許多法國人都這樣譏諷地問我。

縱然英國缺乏陸軍，要是英國於宣戰之後立刻行動，要是它迅速編練成大批新軍，法國的輿論或者可以改觀。想不到英國秉性行動緩慢，在這次戰爭中也是如此。工會於開戰八個月對於工作的限制辦法，並未有所措置，直至工會的代表加入政府之後，方才有限制工作的辦法。商人們擔憂着維持出口市場。應該向美國加拿大置備的定貨單，數量非常不足。飛機

的製造進行不能發生真實效力，迨皮佛勃洛克（Beaverbrook）勳爵負責管理之日爲始，方纔緊張起來。一九四〇年三月，法國軍械部長陶脫雷（Raoul Dautry）發覺，英國專家們應傾全力以大量生產坦克車者，他們却還在爭論不決坦克車的形式問題。大約就在這時候，北部方面軍司令皮洛脫將軍向我說：

「英國人嗎？據我看來，他們都是具有優美的性格的。他們的士兵守土不稍懈怠，他們的將領作戰經驗豐富；不過他們却非常的遲慢。試想，作戰八個月之後，他們祇編成了十師的陸軍！他們的徵兵合起來至少應該編成三十師啊！他們的幹事未免太講究了，捨本逐末拘泥小節。現在的德國人是知道時間因素的重要性的。照目前情形，臨時的平庸配備要比戰後的完全配備爲妙。」

法國聯絡員使節團的參謀主任特格第上校（Colonel de Cardes），也時常爲此問題頗感憂悶。

「英國在此後數月中擬派遣若干士兵給我們，我竟不能獲得準確的情報。」他告訴我，「我需要這數目，因欲補充我的聯絡官，以便隨軍工作。但似乎沒有人知道。有時候他們告訴我現在與十月間有四師兵力好派遣；有時候他們說祇有一師。有時候他們說將組織第

二軍，有時候又說尚未決定。總之無論如何今夏我們不能當它重要問題算在賬裏了。這真是苦悶之至。」

雖然，無論英法的各懷成見，英國的行動遲緩，德國的宣傳政策至一九四〇年四月，尙未能達到它的目的。法國的反英者果然很多，我們隨處可以碰到，而且有幾個反英者竟以反英爲專業；但英法兩軍的一般職員，彼此感情融洽，有勝於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兩軍最高統帥亦彼此坦白無隱。英國人告訴我們最新的發見，我們也時常以一切公文公開地給他們閱看。

欲使兩國軍隊親如手足原非易易。言語隔閡首當其衝。可是遇有適當機會，雙方也可以互表好感。譬如有一次我會親見一營的蘇格蘭軍隊，在馬其諾防線演奏蘇格蘭特有的風笛古樂，以供要塞守備隊的娛樂。這是聯絡兩軍感情的偉大成功。風笛古樂的演奏，使法國農民想起勃利頓(Breton)角笛古樂的趣味，因此兩國的古代文明就融化在彼此友愛中了。古樂演奏畢後，接着雙方互換紀念物品。要塞守備隊以勳章分贈蘇格蘭兵；蘇格蘭兵開啓手袋，取出他們情人或妻子的照片欣賞。這些都是親愛精誠的真實表現。至於極端的反英派却並不存

在於人民之間，而是存在於統治階層之間的。

英國海軍和皇家空軍的戰績，挽回了法國人心目中英國戰鬥精神的威望。谷拉夫斯比 (Grat Spee) 和阿爾馬克 (Almarik) 戰鬥的插曲，那維克的戰爭，對於法國人發生甚大的影響。

「的確不差，」即使最仇英的法國人聽到這些勝利捷音，便這樣說，「那些英國人總算是有志氣的男兒！」

英國皇家空軍最受我們的歡迎。作戰之初，法國自己因為缺少飛機，所以英國空軍的屢建功績，使法國士氣益壯。他們喜歡觀看急降轟炸機的高沖雲霄，向德國各式飛機攻擊，但見急降機的八座機關槍發出一道火光，敵機即着火焚燒墜落。

英國的飛機——如急降轟炸機 (Hurricane)，斯畢德發式 (Spitfire) 驅逐機，以後的出品復有第發安式 (Defiant)，勃倫漢式 (Blenheim)，惠林吞式等轟炸機——都為我們航空專家所欽佩崇拜。同時飛行員也能和所駕駛的飛機相適應。充滿熱情的青年運動家，穿上藍灰色的制服，令人見了油然生快。他們是既柔和又勇敢的。

「擊落一架德國轟炸機，你覺得困難嗎？」某日我向一位十九歲的孩子問着。他是曾經

擊落好幾架德機而成名的。

『困難？』他說，『不，一點沒有困難。你祇須按照飛行學校平日的訓練切實執行就夠了。學校裏告訴我須冒着炮火追逐敵機，至距離三百碼之遙，使它陷入我風扇上小紅圈的中心爲準，那時你就把控制着的八座機關槍按鈕通電流，德機便可立即轟然爆炸。我按照着這樣的訓練幹着。一至敵機達到三百碼的距離，陷入我視線的中心，我一按鈕，德機就爆裂了。你看，這是一點沒有困難的。』

英國皇家空軍的飛機和飛行員雖都很健全，但是組織太過複雜。戈脫將軍在北部指揮的一隊飛機稱之爲空軍分部(Component Air Force)。在香贊(Champagne)的另一隊飛機稱之爲空軍進擊部隊(Advanced Striking Force)，以轟炸機爲多數。留在英國保護英國工廠和鄉村的一大羣飛機，稱之爲戰鬥指揮隊(Fighter Command)。

驅逐機停留天空祇有一小時半的時間，因此駐紮在英國的各隊空軍不能直接飛至法國作戰。它們在鄧扣克的作戰，是爲鄧扣克適位於英吉利海峽的沿岸，距離英國本部甚近。它們從英國飛機場起飛，到達法國須費半小時，以半小時從容作戰，餘剩的半小時所留的汽油正好足夠它們飛回原陣地的耗用。所以戰場愈南移，它們作戰的可能也愈少。這可以說明佛蘭

德斯戰爭，英國機羣參戰數量逐漸減少的原因，也可以說明法國指揮對之漸生不滿的原因。

佛蘭德斯的失敗，不管英法團結合作的失敗，因此引起英法互相責難的勃起。這次失敗不是爲了士氣的沮喪。當時英軍中和法軍中一樣，雙方部隊作戰都很努力；不過爲解釋這次失敗的原因，就不免發生互相責難的不幸事件。

『我們的被包圍，』英國人說，『我們軍需的損失，並不是因爲我們冒犯了戰略上的錯誤。』

『這固然不差；』法國人說，『不過最嚴重的原因在於兵力不足，這却是你們應負大部份的責任的。』

塞丹一戰之後，邱吉爾的首先憤激，足以減低失敗後的嚴重性。他在五月十五日抵達巴黎，以其全付毅力使英法最高會議的精神爲之重振。他那獅子般的震怒，他那滔滔不絕的雄辯，使在那天看見他的人都肅然起敬起來。他根本反對從比利時撤退的主張，他根本反對盧芳（Louvain）與不魯塞的放棄。他要『予打擊者以打擊』。

但至五月二十六日萊諾報聘倫敦，他在那裏發表了一篇垂頭喪氣的報告，並謂假定英國



人不出全力應戰，法國將被迫放棄繼續作戰的政策。此後兩日，即在五月二十八日那天，比利時軍隊的叛變，就猝然促成了鄧扣克的撤退。

自鄧扣克撤退之後，英國的輿論就像逆流般洶湧起來。「讓我不再把救回來的軍隊送至法國去，」有幾個新聞記者這樣的寫着，「他們的損失實在太重了。他們將無補於法軍。法軍的情形已不可救藥，我們甯願將他們留着爲保衛英倫三島而犧牲。」那時縱使並不同情於這種偏狹唯我主義的人們，也確信英國陸軍的損失至少須費三個月的時間，方能重行補充配備起來。

正當索美河流域激戰之際，代表留在法國的英軍究竟有那幾個部隊呢？第五十一師因駐紮在薩爾河流域，避免了佛蘭德斯的慘敗，後來就開拔到聖凡勒雄賽（Saint-Valery-en-Cambrésis）地方去。此外正在渡峽登陸中的摩托化師第一師和第三師的小部隊，就算是英國留在法國的全部陸軍了。加拿大軍隊渡峽登陸因爲抵達過晚，便不戰而登艦回去。因是，正當大戰空前激烈，德國以一百五十師勁旅猛烈進攻的時候，在法國的英軍淨剩三師至四師之衆。凡知實情者都能預料佛蘭德斯的失敗，爲不可避免的結果；可是，法軍在那時是早就應該察覺，它必須單獨負起這戰爭的重任的。

「英國人嗎？」德國無線電裏很溫和地批評說，「他們只知道一種軍事作戰的技能——那就是登艦回國。在英國的報紙上你立刻可以讀到勝利的公告，宣佈英王陛下下的海軍，登艦回國獲得極大成功，秩序井然，無一兵一卒傷亡。」

這些含有宣傳作用的廣播適與報紙發刊的事實相符。英國將領因鑒於佛蘭德斯的潰敗，已失掉自信力，惟恐受德軍的包圍，為心理作用所衝動，都希圖轉身向海濱退却。法軍指揮目擊如此情形，深感惴惴不安，且懼蒙受影響。於是英法的真誠合作時期便從此過去了。

六月初兩軍的心理狀態，據我觀察所得，困擾益多，使我不得不催促上峯予以慎重注意。就在那時我們被派赴英，此節我在前面已提及過，負有向英國人民宣傳法國危急情形的使命（不過不是向英國政府宣傳，因為英國政府對於法國的危急情形是早已知道的），並籲請英國要不顧自己本身的安全，派遣其最後一架飛機最後一營兵，赴法援助。

我從凡爾塞附近白克航空站，搭乘英國皇家機離法赴英。載我的那架飛機，是剛從那天早晨戴勞合動符（Lord Lloyd）抵法的。不料正當開動機器起飛之際，推進器忽發生障礙。

「如此情形我們怎能獲勝！」飛行員憤怒的說着，我們於是改乘一架質地較劣駕駛較易

的飛機。照原定航程取道鮑洛涅和加萊（Calais），因為危險太多，我們便改換方向向西航行，由康城（Caen）附近離開法境，下瞰德軍縱隊正越過諾曼平原前進。迪美（Dives）河口弗寶（Cabourg）海濱，我在童年遊玩過的，均歷歷在目。橫渡海峽時間很長，幸無事故發生。在飛機裏克勞希（Crawshay）上尉告訴我戈登的死耗。戈登是一位我所崇敬的美貌英格蘭人。我到戈脫勳爵司令部的第一天就碰見他的，聽說後來他自請辭去總司令部的職務，另去擔任戈登高地兵（Gordon Highlanders）的一個營長。

從鐵鳥的衝洞裏觀望英倫三島，是一片精巧精緻的奇景。灣曲的道路，美麗的村莊，展佈的帳幕，完善的草地，各種建築的痕跡，由空中下視非常清晰，宛如賞心悅目的兒童玩具展覽會。想到德國航空人員，目觀這些村舍，這些帳幕，這些油筒，加以投彈爆炸，不禁令人心鬱氣塞。

從恆登（Hendon）航空站下機後，我逕往法國駐英使節團訪問，他們領導我至英國的情報部。在情報部裏，我碰到許多熟朋友：閣員古柏；他的國會祕書尼克爾遜（Harold Nicolson）（是現代的著名著作家）；脫利（Ronald Tree）；霍特勳爵（Lord Hood）和其他十數個朋友。我抵達後適逢召開報界會議，擔任主席的外交部人員辟克（Charles Peake）

把我推上講台說：「因為你的使命是報告法國的情形，這是你最好的機會。請你向英國的報界講述吧。」

我一點沒有準備；正不知從何說起，就在平常時候，我也不能完全以英語作臨時演說。但那天我因受法國不幸事件的刺激，前途可怖心理的動蕩，說起話來竟滔滔不絕。演說既畢，出我意料之外，出席的三百多位新聞記者都站起身來鼓掌不絕。這可見在英國，以前從沒有以法國所處地位的危險，直接援助的必要，英國若不增兵赴援法國不能支持的情形，向公眾坦白的直陳過。

演說以後，尼克爾遜和辟克領我至古柏那裏去。古柏贊成我於當晚以同樣材料作廣播演說，英國廣播公司並為我預留下午九時十五分，新聞報告節目後最適當的時間。

我匆促的演說了一篇，還記得結論是這樣：

「能够援助我們的我們的朋友，不是在一九四一年，不是在今年的秋季，不是在下一個月，而是在現在。我們知道英國的陸軍英國的皇家空軍，作戰多麼的壯烈，我們知道他們已盡其所能。但目前應盡其所不可能的時間已經到了。我們完全信賴我們的不列顛同盟國。我們知道他們準備傾其所有，應付這次戰爭。我們要籲請他們實現的，是及時援助的重要性。」

請記住我們所稱道的所謂鄧扣克精神。鄧扣克撤退完成之前，我們都以爲三萬餘軍隊在數日之中，從殘破的海港撤退是不可能的。過份樂觀者說有五萬人，而實際救回來的有三十三萬五千人。那是怎樣成功的？你們所知道的當比誰多真切。誰獲得這成功……若是你們再以鄧扣克的精神振作起來，你們當然也能獲得最後勝利……因爲鄧扣克一役，你們會派出每隻兵艦。請你們現在派遣每一架飛機，每一個人，每一桿槍，每一尊炮。同時讓我們請求正在急切準備援助我們的美國，在一二個月中，出產需費十年時間的軍需品。所有的專家都說在數星期中，須配備、訓練、派遣大批軍隊，實非可能之事，那自然是確實的，但必須檢不可能的事情去幹，才能獲得成功……」

英國廣播公司請我於早晨二點鐘回去，用法語向魁北克省（Province of Quebec）作同樣的廣播演說，復須於翌日回來向英國學校演說。我忙著兩夜沒有睡覺，精神異常疲憊；不過我的呼籲立刻得到了英國人民的響應，這是深感愉快的。在這些日子中，我接獲大批函件，一致表示同樣的願望：『我們要援助法國。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下面是一千封函件中一位婦女寫來的信：

『莫亞先生：你今晚無線電中的呼籲深入我的心坎，同時當必深入數千英國人的心坎。

個人援助我們的勇敢同盟國，力量似乎薄弱。我準備積錢儲蓄，敬獻作軍隊軍火援助的代價，我每日為法國祈禱，像鄧扣克被困時一樣。因為我永不願法國滅亡，我們決不讓法國永久失望。不知道在法國，有沒有以慰勞品易取現款的基金準備？要是有的話，我有銀製茶具一套敬以為獻。敬盼你的廣播能獲得廣大的援助與同情……」

可是令我覺得可怪者，他們祇有援助的願望，祇有放任的慷慨，祇有根本不知這次戰爭為何物的愚昧。當我描寫起難民的痛苦，巴黎和各村落的慘遭轟炸，軍隊的死難，這些事實我總以為他們都知道的，孰料一級英國人民聽了我的演講之後，視我不啻從別個星球上跌下來的人物一樣，這真使我不勝詫異起來。

下述一事可為這種心理狀態的解釋。因我奉命於倉猝之間，復因在阿拉斯和亞眠損失頗巨，所以抵達倫敦，除攜帶了一只小箱內置襯衫二件及另一箱子外，無其他長物……而我的家鄉已受敵人鐵蹄的蹂躪。妻孥下落消息全無。我憂慮幾至完全失望的程度。第一位英國朋友來看我的，已看出我的窘態，雖然我竭力要想遮掩。他對我時常表示同情與瞭解，決心與衆不同的看待我，他請我吃飯，勉強的說：

「你不需要更換衣服嗎……」

他這句話的意思，以爲我所有的財物僅一身制服，這使我雖在困難之中，只好一笑置之。

我又聽見一位海軍軍官講的一段重要故事。他的驅逐艦炸沉一艘德國船，俘獲船長。那位德國人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值得爲人尊敬的人物。他們待他十分優渥。後來有一次因爲驅逐艦的司令須在艦橋度夜，就把他的全艦最優級的艙位讓給那位德國人。但那位德國人走至艙位門口，就停止脚步反身回去。

「不，」他說，「這是設好的陷阱。」

「爲什麼呢？」

「因爲以司令的艙位讓給俘虜是不可能的。」

「但爲什麼不可能呢？你是我們的賓客啊！」

那時他才信任他們的真誠，站着不發一言，凝視了很久，他的眼睛裏充滿着眼淚說：

「唉，你們都是可憐的孩子。你們簡直不知爲什麼要打仗。」

我廣播了數次以後，有許多青年人跑來看我。

「我們迄今尙未應徵入伍，真覺得汗顏無地。」他們對我說，「我們能够加入法軍的隊

伍作戰嗎？我們相信我們是很能够作戰的。」

我覺得英國的輿論是需要政府採取較堅強的手段。單靠仁慈博愛當不能作為坦克車、飛機、來復槍的替代物。

「接到的這些函件和青年人的前來訪問，」我對英國陸軍裏的朋友們說，「令人感慨萬端，不過實際你們究竟能够幫助我們些什麼呢？」

他們臉上露出嚴重煩惱的樣子。

「除了加拿大的軍隊已經出動外，」他們回說，「我們實在沒有配備好的軍隊準備大陸戰爭。佛蘭德斯的損失無法補償。我們當然要派遣幾隊空軍，但空軍派出之後，我們的航空工廠，我們的商埠將無法防護，這倒是關係非常重要的。倘然你們能够支持至一九四一年……」

那時我才明瞭戰爭必然失敗，法國已無多大的希望了。

我向法國大使考爾屏（Charles Corbin）會說（考爾屏的態度因屢經艱困是既勇敢而又自負的）：

「作戰十個月英國尚無陸軍，這畢竟是奇怪的事情！」



『是的，』他回說，『但我們持論必須公正。他們是遵守條約的範圍編制的。英國各師陸軍的編配都有規定日期，目前這些日期尚未到達。我們的錯誤大都在於未曾要求英國供給和一九一四年時數目相等的軍隊；這的確是我們所忽略的一件事實。有力的防禦，強固的戰線，這些神話般的傳說，使我們的參謀和閣員都瞞蔽在鼓中。』

十三日早晨報載德軍已兵臨巴黎城下。我正在苦悶地披誦泰晤士報，有人來知照我去接電話，一位侍女通知我英國皇后約定十一時召我至白明漢宮謁見。依利薩伯 (Elizabeth) 皇后爲約克 (York) 女公爵時，我曾一度奉召晉謁，其後皇后聘問巴黎亦曾一度訪晤；不過我不知道她這次寵召我的原委。在白明漢宮內站着身材高大穿着紅衣的侍者，懸掛着無數祝頌的書畫照像，一色竹製的家具，依然顯出維多利亞時代的裝設點綴。哈廷 (Alexander Haughton) 爵士導我至皇后御座前。

『莫亞先生，』她說，『我要告訴你我爲巴黎非常擔心……爲遭逢不幸中的法國人民表示非常同情……我非常喜愛法國。兩年前我們遊歷巴黎之際，我深覺法國婦女的心和我的心發出密切的共鳴。今晚我將由無線電廣播向她們說話，告訴她們從我心底裏發出來的一片純潔的真情。』

她向我講過擬作廣播演說之後，問起我有無見聞，問起我的妻子和兒女。我告訴她一無下落。她柔和的兩眼表現出非常仁慈的憐憫，使我深深地感動。當她說起『我非常喜愛法國』的這句話時，我覺得這不是官場敷衍的門面話，而是由真情迸發出來的呼聲。皇后和她的人民一樣，是要想竭盡所能援助我們的；可惜時間太晚了。

巴黎淪陷以後，邱吉爾到都爾（Tours），當時法國全國混亂的情形，使他驚駭不置。從前他乘機降落的航空站化為廢墟。沒有政府的人員也沒有議員，前往見他。披裏的難民擠得滿坑滿谷，他殺掉許多困難才找着法國的政府機關。

在羅亞爾（Loire）河上的別墅裏，法國總理告訴邱吉爾說，他（指萊諾）準備繼續抵抗下去；不過或許被迫另組要求休戰的政府。如此情形不知英國將有什麼話說？邱吉爾不能讓法國爽約，不去單獨媾和，而英國內閣祇好諒解彼此互相責難既無用處，那末保留恢復法國完全獨立為繼續作戰目的之一，又屬當然之事了。這次萊諾與邱吉爾的都爾會議，可算是英法的末次會議。

六月二十七日，我到尉爾特那（Wiltshire）去拜訪前任英國駐法大使費浦斯爵士（Sir Eric Phipps），他邀我同往聽取法國的無線電廣播。從法國國歌發出的戰爭的呼聲：『國

民們，武裝啊！」這聲音使我不自覺地泫然泣下淚如潮湧。那時我得悉來請辭職請求休戰的消息。我實在對於我的英國朋友們，在彼此這樣沉痛的時候，表示着端莊慎重慷慨激昂的行動，這是他們最高貴的傳統性格，值得我們讚賞的。因雙方造成這種悲慘冒險所生的錯誤，他們能够立刻自己承認，並且知道彼此責備的完全無用。陸軍部襄理大臣郭立克（Edward Grey）爵士召我去說：

「我要簡單的告訴你，我們諒解，我們決不責備你們。我們未能及時援助你們，使你們一無辦法。」

他旋即向我談起法國騷擾事件。這是件全體英國人深感不安的事情。後此數日空氣益形緊張，休戰條件駭人聽聞。據說駐在波爾多（Bordeaux）的英國大使康貝爾（Ronald Campbell）爵士已得不到什麼重要情報。派往參加討論會議的勞合勳爵和斯比亞司（Spears）將軍，據聞也覺得形勢不佳。駐在倫敦的法使考爾屏提出辭呈，理由謂：他不能充任和他主張矛盾的政策之代表。肯朋（Roger Cambon）繼任他的職位之後，不久也照樣辭職退休。此後便由特加斯忒倫（Boni de Castellane）以機敏懇摯的手腕充當代辦。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情形之中，法國駐在倫敦的使節尚有這樣激昂忠厚的人物，是乃法國之幸，可惜他們都無能為

力。

在最後的一刻間，邱吉爾曾想勸誘萊諾內閣，另組英法兩國的單獨政府，由法國人任領袖，俾能繼續抵抗。兩國國民各取得英法雙重國籍；兩國資源共同管理。這驚人的獻策如能在數星期前提出的話，戰局無疑的必能為之根本改觀。但是到了法國筋疲力盡的時候，它所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改組，而是飛機、大炮、坦克車的直接援助。

人家告訴我說，魏剛在討論會議中，曾提起邱吉爾生平的一段插話。邱吉爾在脫蘭斯瓦爾 (Transvaal) 戰爭中，他剛巧跑出火車突被兩個荷蘭土人俘獲，拿手槍指着他。

魏剛提起這段故事，意思是說：「要是那時火車中有人對邱吉爾說：『抗拒他們啊！我家裏有大量資源，任憑你擄取，』這獻策自然不能改變當前的情勢。今日法國的情形彷彿如是，槍對準它的胸膛；它已解除了武裝。它祇能像邱吉爾當時那樣的束手待縛，聽天由命了。」

我不知道此事是否真實；不過無論如何這比喻是再確切沒有的。邱吉爾雖以為他對於法國已有一宏大獻策——這宏大獻策，有幾位國會議員的批評，說是他如意杜撰的——可惜他的英法合併計劃並不受人歡迎。許多英國人對他表示歉忱，而最熱情的法國之友，却覺得這

也許還是一帖最苦的藥劑。

「這是多麼的羞辱啊！」英國的大批評家麥克加塞（Desmond MacCarthy）對我說，「我處於你們的地位，願意愉快地做一個法國國民。」

麥克加塞，另一位天才卓越的著作家瑪爾蒂美（Raymond Mortimer），和我三個人，悲慘地而亦有趣地共話了一夜。這是我在長久困擾苦悶之後，能够撇開當前可怖的遭遇，而縱談上下古今的第一次。我們這次的暢談不管是在四五世紀時代所舉行的，在侵略者鐵蹄下高爾·羅馬武（Gallo-Roman）的村莊裏，旁邊站着吟誦味吉爾（Virgil）和賀拉西（Horace）詩句的文人雅士。我們談到法國的詩，這是我兩位朋友所熟習的。我們背誦曼拉梅（Mal Jarne），發雷刺（Valery）的詩句，復背誦梅爾黑培（Malherbe）和拉辛（Racine）的詩句。繼而麥克加塞說：

我們知道我們常受許多事情的威脅：第一是死的威脅，這是並不十分緊要，還有的是專制的威脅，這却比較嚴重。我們的義務是拯救能够拯救的事情，那就祇靠我們彼此的信任。要達到這目的，兩件事情是必要的：第一我們決不忘却我們朋友的存在——他們的親切他們的情誼。縱然我們年深月久的不看見他們，我們也不能遺忘的。縱然有人對法國人說，我們

英國人都是怪物，縱然又有人告訴我們說法國人全出賣了我們，讓我們記住有幾個法國人和英國人我們所熟識的，決不會如此，他們祇有高貴激昂的思想。我們遇有機會之時，須大家彼此親切，比平常更見親切。現在世界都感親愛的缺乏。我們務須設法救濟使之平衡。

那天晚上，又當我在費浦斯家裏並與斐林(Maurice Barin)一起的時候，英國的優美的印象重復回到我的腦際；不過因情勢的困難時常使我陷入於痛苦的狀態之中。英法兩國的關係益趨惡化。法國的坦克車專家特戈爾將軍，在倫敦招募新兵組織團隊，他的計劃招致許多法國人良心上的責備。有些人以為正當我們國家憂患之際，最緊要的是維持法國的團結統一；另有一般人根本否認休戰協定，加入特戈爾方面繼續抗戰。

倫敦與波爾多間無線電的廣播，無非是互相責難之詞。這些無益而悲慘的話，令我喟然嘆息。我竭力設法擬使之緩和，可惜毫無成效。英國現在祇想組織它自己的防禦工事了。五月裏它缺乏配備齊全的各師陸軍派赴法國協戰，至七月裏它已有訓練成熟的一百萬陸軍，防禦國土抵抗侵略。加拿大和澳洲的軍隊，首次加入英國參戰。各公路各城市，隨處可以看到建築好的防禦陣地。以法國的慘敗為前車之鑒，高級指揮命令平民遇有攻擊，只許留在家裏，並佈告禁止平民沿各公路奔走逃避，否則當以機關槍加以清掃。每一村莊都招募好了幾

軍隊，以抵禦德國的降落傘隊。堅毅的精神，拚死的勇氣，瀰漫全國，這是英國最近新有的現象。英國驟然發見法國陸軍的被征服，英倫三島的不穩，使它驚怖震撼。但英國每當危急的時候，力量益趨堅強，決不氣餒，這是它歷史上習見的常例。

七月二日法國軍事使節團將我遣散。一方面因為英法間的交通已經隔斷，另一方面復因為我已應波士頓的勞惠爾學院(Lowell Institute)之聘，担任勞惠爾講座的講師，不久即將啓程，所以我就決定赴美。

我搭乘渡美的船隻，是英國遣送兒童至加拿大的船隻之一。甲板的情景令人見了，既傷心又驚愕。一千兒童玩耍於陽光之中，四面都有槍炮保護着他們。巡洋艦復仇號和兩驅逐艦在海上隨行護送。在船上，從某刊物上我得悉奧藍(Oran)戰爭可怖的消息。

數星期來，接踵而至的各種不幸事件之中，這似乎要算最可怖的了。我是個法國人，不過做了二十年的英國朋友，現在一旦與英國分離，不啻離婚後的父母所遺留下來的孩子，由母親單獨撫養着，當然他的心中是很痛苦的。我心裏邊說：『不管是好或是不好，究竟是我的國家。』我的理由是在悲悼英法兩國人民需要通力合作，而現在竟發生這分裂。憑欄遠眺，海面如大理石，浪花蕩漾，巨大的巡洋艦沿着我們的船旁，寂然駛過。我的英國的同胞

船員，看見我的悲傷樣子，不發一言地緊靠着我的旁邊走過。突然我記起麥克加塞那天晚上對我說的：『無論碰着什麼事情，讓我們切記不忘我們的朋友交誼，決不變更，』我並且不自覺地低聲唱起蘇格蘭的古歌：『相識者的舊誼不應該忘記……』復仇號巡洋艦高聳的角樓上放射出一道皓光；閃爍的水點與波浪對着我們在交換着神祕的訊息。



第六章 法國的遭遇

想起我所乘的船隻，滿載兒童駛往加拿大，不禁宛然如夢。這艘龐巨艦猶如浮在水面的兒童養育所。活潑可愛鬚髮蓬鬆的幾百個小孩子，在甲板上奔跑、嬉笑、呼喊，攀懸檣索，躍身於艙口梯子上，失足下墜，哭泣，繼而復歡笑如常。最幼小的孩子們身上裝束得像小馬一樣，母親將他們繫於椅子上，或於身上裹縛帶子由母親執着，蹣跚學步。和我同艙的有一個八歲的男孩子，阿麗安，孑然一身遠涉重洋。

在整個的行程中，阿麗安的確是位沉着莊重的伴侶。他在英國學校讀過書，自幼深受自治的訓練，既不懼怯亦不狂放。他親操各事有條不紊，每晚洗好水浴，爬上適在我上面的床鋪睡覺，晨起便把睡衣摺疊整齊，安置枕下。他很潔淨，很有頭腦，也很勇敢。他的父母住在暹羅。他和他叔父在格拉斯哥分別的時候，他叔父給他七先令六便士，那就是他所有的財物了。我攜帶的錢沒有他多；不過我很節省。他在船上的小店裏買了許多鉛筆、警笛、糖果之類，迨抵加拿大時身邊已祇剩五先令了。最使他悒悒不樂的，他把他的腳踏車遺忘在蘇格蘭，僅攜帶了車上的頭燈，每當晚上醒來，用燈照射船艙，自鳴得意。

有時我清晨起身，乘孩子們還睡着沒有到甲板上，就走上去欣賞海面靜寂的優美。晨光微露，黑沉沉威嚴的復仇號巡洋艦已在和我們用燈光遙相問答了。驅逐艦圍繞着她像小犬依

附著母犬那樣，有時似乎發見潛艇的影子，其中之一便立刻衝出海面去。

某日清晨我在甲板上碰著英國著作家NA先生。他的著作是我向所崇拜的。這次我到美國去旅行演講，走來坐在我的旁邊。

「我知道你也在船上，」他說，「法國的慘劇，其中有許多事情我不甚明瞭，敢以請教。但我不是要請教你軍事上失敗的情形，因為這可以拿英法準備的不足，戰略的錯誤來解釋的。我要請教你的是令我驚異的士氣的沮喪。倘若你不覺得傷心往事，我有幾個問題要請問你。」

「請你儘管問我，」我說，「我雖覺得傷心往事，但也不欲諱莫如深。」

他就把椅子搬近我這邊問道：

「據說一九三九年法國軍隊與人民的精神，到不如一九一四年，對於勝利的信念也比較薄弱，你以為這是確實的嗎？」

「許多部隊作戰壯烈；不過大體上法國人民的戰鬥精神，確乎沒有像一九一四年的興奮熱烈。」

「爲什麼呢？一九一四年法國的命運和這次戰爭同樣的危險，並且這次的戰爭威脅比前

更大呢？」

「誠然，這是因爲一九一四年的法國是團結統一的，一九四〇年的法國是四分五裂的。」

「法國自一七九三年以後就是四分五裂的國家嗎？」

「歌都白里安（Chateaubriand）批評恐怖時代，會謂：血的溝渠是永遠填不滿的。的確，法國的政治生命久已爲大革命時代的思想所統制。但在一九一四年因外患的壓迫，一度和衷共濟，這就是所謂神聖同盟（Union Sacrée）時代。社會黨與資本案，急進黨與君主立憲黨，共同武裝了四年之久，直到和平告成。俄國革命激動了勞働階級的新希望，同時也激動了中等階級的新恐懼。一部份中等階級率直地以爲在先有法西斯主義，其後復有納粹主義，可作共產主義的壁壘。莫斯科的極權政府與柏林的極權政府，待機組成同盟的，那時彼此處於反對地位。雙方不惜耗資巨資廣事宣傳，以竭力誘惑法國的羣衆爲能事。這兩隻外國魔手，重新把整個的法國截爲兩半。」

「神聖同盟是在什麼時候解散的？」

「大概是在戰後即行解散的。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的衝突，足以表顯形勢的嚴重。一九三六年工廠企業的佔有，使向來擁護政府的大批中小資產階級，與政府發生離心力。除小部

份偏私的雇主們外，法國全國人民都主張社會改造的必要。法國是崇尚私蓄講究安適的一個國家，強迫侵犯私人財產極易引起民間不快的情感。同時由少數賣國者組織的第五縱隊從旁煽動，就產生了怨恨政府的一批生力軍，不自覺地深中外國宣傳之毒。俄國成爲德國同盟之日，共產黨便乘機煽動，增強了這批叛軍反政府的力量。此外，一般戰鬥員對於這次戰爭發生的原因大都不甚明瞭。一九一四年法國的被侵略，情形是很明顯的。一九三九年法國的對德宣戰是爲了但澤問題。但澤是一個小地方，許多法國人都不知道它的地位，甚或不知道有這地方。消息比較靈通的都知道但澤問題不過是表面問題。我們如果容許我們的同盟國，逐一爲敵人併吞，結果我們自己也要被敵人併吞。但有些人辯稱這次戰爭的發生，是被英國所慫恿拖累的，否則這次戰爭或可避免。」

「我想，英國怕早已不受法國人的歡迎了？」

「事情並不這樣簡單。法國不歡迎英國的情緒，很有一番變化。法國最不歡迎英國的時期，是在英國主張對意經濟制裁的時候。許多法國人，尤其一般軍人，贊成向意大利覓取友好關係。意大利對此雖不覺得十分高興，但自法意長時間的齟齬之後，就有斯脫勒沙的協調，於是產生了英法意三國共同維持歐洲和平的希望。許多法國人覺得爲維持阿比西尼亞的

獨立，而犧牲意大利陸空軍的支持，似乎太狂妄了。所以雖有些人不贊成報紙上激烈仇決的言論，縱然他們依舊尊重英國，但却深信英國的外交政策是粗率的危險的。

「其後不久，在一九三六年的總選舉時期，保守主義的英國似乎很贊成人民陣線，這使法國中等階級的大多數懷疑不安。另一方面，一九三八年英國國王的聘問巴黎，一九三八年張伯倫的渴望和平，也感動了這一中等階級的輿情。……總之我所說的既非非難亦非贊同；不過簡單的描寫一些事實。」

「你談起中等階級，但是勞働階級的情緒不是與之不同嗎？我覺得艾登比張伯倫受人歡迎，你以為如何？」

「那也不見得完全如此。在社會黨裏，法爾（Paul Faure）支持的撫循運動，頗有力量。巴黎晚報發起募款在法國建築一所房屋，贈送張伯倫居住，居然也有一些窮讀者捐款贊助。可是你必須切記法國是由小商人農業地主所組成的國家，不是由無產階級所組成的國家。在陸軍中，充當後備軍官佐的都是中等階級和鄉村紳士、教師、牧師等人物。法國政府沒有工廠工人的幫助，要從事戰爭誠然是不能十分順利，但是須知祇有中等階級盡心盡意贊助戰爭，纔足以實行作戰。」

「據說這次戰爭中，中等階級和政府不合作，是嗎？」

「因為軍事的訓練，因為傳統的愛國精神，他們是和政府合作的；不過缺乏熱心罷了。二十餘年以來，他們所讀的報紙，都盛載他們對於政府、政治家、閣員、以及戰時領袖們的種種不滿。這是很危險的，因為一個國家要策動戰爭，須依靠人民的信仰。雖然，中等階級的不擁護政府，却不能算法國失敗的主要原因。假定我們的軍隊已有必要的配備，必要的槍炮，必要的飛機坦克車，假定他們開始作戰就能够打勝仗，中等階級的心理狀態，還可以改變過來。法國是一個軍事國家。它的血液尙染着佛爾梅(Valmy)和奧斯脫立芝(Austerlitz)的性格。即使最叛亂性成的也充滿着一腔熱血，躍躍欲試，但前線的退却，打敗仗，結果却只有增加他們對於政府的深愁宿恨。所以有許多軍官與士兵們這樣想，「我們的政治領袖到底自食其報了！」因之雖在這國家破滅的絕望境地，他們却反存着一種報應不爽的滿足心理。」

「你說：「我們的軍隊如果有了必要的配備，」那末在你的眼光中，飛機坦克車的缺乏當然是法國慘遭失敗的主要原因了；不過進一步分析起來，你們爲什麼缺乏配備呢？」

「第一，因爲參謀總部因執軍事理論上的錯誤見解，不能及時購買飛機、坦克車、抵禦

坦克車砲、高射炮等不可缺少的戰具。其次是因爲數年以來，我們工廠裏的工人懶於工作，工作拙劣。最後的原因，是因爲有一般製造廠家，不顧國家的安全，只知唯利是圖，而策動阻撓向外國購買他們所不能造的一切軍需配備的運動。在開戰之前，政府準備向美國定購大批飛機，不料國會中的委員會暗中受了他們的運動，僅批准購買百架飛機的潛艇數目。」

「但是，政府處置南人工人爲什麼這樣懦弱無能呢？正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私人的利益與慾望是不應該存在的。抑乎這種南人工人的圖利心理是政府的義務。政府爲什麼不能管理他們呢？老實說，戰爭的迫於眉睫，德國的國力增強，即便不識不知者也看得很清楚。是不是因爲政府的組織有什麼錯誤呢？但是一九一四年政府的組織，和現在的完全一樣，然而……」

「一九一四年沒有敵人的宣傳；一九三九年敵人致力於凶惡巧妙的宣傳，已有五六年之久。原來民主政治是以輿論爲最高權力的一種政府組織，沒有輿論的支持就不能夠執行它的職務。現在你試看法國、英國、和美國這三個民主國家的事實如何。它們的輿論都已陷入令人驚異的錯誤。它們不知道危險的當前，須知時至今日，要求重整軍備已爲時過晚了。」

「那末它們的領袖能够並且應該指導輿論才是。」



「不幸得很，政治領袖們照例依從輿論，不去指導輿論。你看他們都是依賴輿論，嚮鑿輿論，從輿論中去找尋途徑，諂媚輿論，信仰輿論，不顧國家的存亡危急。至於軍事領袖們，他們是完全依賴政治領袖的，他們對於政治領袖既不敢有所反對也不敢有所強求。因為缺乏嚴格準確的號令，督使政府各部與一般專家浪費許多時間。我們國內可說無一人製就作戰的時間表。希特勒在德國會說：「我要在六月十五日到巴黎。要達到這目的，我必須在五月初開始進攻。要在五月初開始進攻，我在四月初就需要新的坦克車。」因此他就製定命令，令執令人執行，不稍怠忽，否則禍及其人！我們的情形怎樣呢？有人問一般專家們說：「一月內須費多少時間，建造多少飛機或多少坦克車。」專家們胡亂檢定一日期，就尊重他們的決定去做。實在我們製就的時間表太落後了。這次的戰爭，我們應該有專門緊急準備的管理，不應該讓專家們管理軍事的需要品，以致結果，我們準備在一九四二年的戰爭，在一九四〇年已經過去了。」

「一言以蔽之，你們甚或是我們，都忘却時間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這可說最重要的因素。希特勒最大的力量就是正當我們考慮的時候，能够迅速的行。」

「這種緩慢現象，你以為應歸過於議會政治的政府組織嗎？」

「我以為一位奮發有為的領袖人物，對於國家安全比他自己政治生涯更感興趣，當能強令國會，甚或不易統馭的各部，採取必要的迅速行動。邱吉爾在英國似乎已行之有效。英國國會賦予政府權力的命令，數分鐘內即可投票通過。它的力量與獨裁者同樣偉大。但事實上英國所發明的議會政府，在英國固行之無礙，在別國則適巧相反。」

「爲什麼法國的議會政治施行不利呢？」

「有許多理由。第一，英國與法國兩國政府，除國會這名詞相同之外，其他的情形沒有共通的相似之處，實際上彼此竟完全不同。劍橋大學的拔干（Barker）教授在巴黎蘇蓬大學担任講師，教授英國政治的時候，他開首便說：「英國是民主政治的國家，因爲它是貴族政治的國家。」這逆理之論是合乎事實的。在英國國會未成爲全國性的議會之前，可說是鄉村士紳的議會。在它數世來的成長之中，在這般紳士目光裏，議會是最含有獨占性的一種俱樂部，自有它的希奇古怪的習慣，爲自由作辯護者。許多英國貴族家庭，都把子弟送入下議院，相沿成襲。在下議院裏，古代貴族的後裔和新領袖的代表，共聚一堂，這泱泱大國便如是一代代傳遞下去。邱吉爾是屬於麥爾鮑羅（Marlborough）家的，但他的內閣中却都是一般工人子弟，如皮文（Ernest Bevin）便是他最得力的閣員之一。因此英國的人民政府，實具

有歷史上經驗所積聚的優點。在法國，國會和全國文化、商業、勞働各界的真實領袖，差不多已離婚了好久。多數以政治為職業的人，大多係律師出身。他們祇知道如何批評事件，不知道如何執行事件，並且他們又似乎不能把政府的事務與個人的職業，劃分清楚，在斯德維斯基事件(Stavisky Case)發生的時候，他們的態度震動並激怒了全國大部份人民，使之不信任民主政治的統治。當時極右派與極左派都採取激烈手段，後接不已。這可說就是議會政府壽終正寢的意思。」

「政黨間爭執變為階級間爭執，使議會政府不復能執行它的職務，」他說，「這是當然的結果。就事實而論，這種形式的政府有什麼是必需的呢？一黨當權替代他黨，這便是多數黨自由發揮意志的時候，那末少數黨就應該絕對服從，受多數黨相當時期的統治。少數黨方面的服從以什麼為必要的條件呢？這就是多數黨的行動，應以公正無偏為保證。在議會和民主形式的政府，一黨當權，切不可視為迫害國內其餘各黨的肇端。英國自由黨與保守黨，都能够接受政黨的更迭一些不起恐慌，即在今日保守黨與勞工黨的情形也確然如此，因為勞工黨為英國工人的利益辯護，是不會成為革命的政黨的。」

「在法國，」我說，「議會機構的活動，自社會黨成為國會最大的政黨而與共產黨結合

之後，已全部脫失了它的齒輪。極權哲理與議會制度兩者之間，你祇能任擇其一，不能兼而有之。你不能盼望法國中等階級，接受有計劃摧毀它們陳腐的人取得權力，認為政府中之平常事件。迨至兩黨恐怖心理與感情衝動，超越愛國思想之上的時候，法國的民主政治就分裂起來，不能再獲得軍事的勝利了。」

N A 先生點着一支香煙，靜默地抽了一刻，規望着陪伴我們寂寞的海鷗，停息於淡漠平靜的波濤之上。

『我們如果要澈底探討這個問題，』他說，『這時候進行着的真實爭執，不是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之間，而是在兩種哲學之間。十八世紀因科學進步的結果，人類相信理性是最有權威，利用智力就能够改建社會。實則這是人類本性過度樂觀的見解。虛妄的理論，無論事實上他是個仁慈可愛的人，却激起了恐怖時代的發生，引起二十年後的白色恐怖與法國王政的恢復。十九世紀整個時期是自由主義的試驗時期，但其間也有回到極端主義的時期，如法國的第二帝國。在意大利、俄國、德國、西班牙等國，因自由主義試驗失敗，發生了完全相反悲觀殘暴的主義，向十八世紀的樂觀主義進攻。理性的信仰是十八世紀的特質；二十世紀的人物——列甯、莫索里尼、希特勒——都歌頌頌讚暴力。十八世紀信仰真理，信仰以科

學方法發見真理的可能；二十世紀的人物不知道別的，只知道隨着需要選擇，用宣傳來欺騙的一種真理。」

「有一篇奇文，」我說，「爲莫索里尼替馬基弗利所著『政略論』（Prince: by Machiavelli）的緒言，題目全屬悲觀主義性質：人，照莫索里尼所說，是完全劣根性的動物，不去侮蔑他，他是不會明白的。統治人的一切方法都屬合法，因爲如果沒有專制暴君統治，一個國家便要陷於無政府的狀態，那比專制更壞。」

「今日，」他回說，「凡是侮蔑人的可以飛昇。這可以獲得永久的勝利嗎？我不敢這樣想，因爲人類間的事情都沒有什麼永久性的。有了「正」便有「反」，更有「綜合」，大哲學家黑智兒所說的話是對的。十八世紀的「正」是：人生而性善；人民的呼聲就是上帝的呼聲。二十世紀的「反」是：人是卑賤的怪物，必須受武力的控制；人民必須聽從他們的主人。而其「綜合」則爲：基督教早已說過，罪惡和報應的主義就是道德的綜合論。那末我們政治的「綜合」是什麼呢？大約是如此：人原來是殘酷的動物，由人道和神道的律法逐漸使之文明化；他因工作與教訓獲得自由；也惟有由工作與教訓能够維持自由；民主政治如欲圖存，務必牢記這些美德。」

「我覺得共和國這名詞，」我說，「要比民主政治這名詞優美得多，因為共和國含有熱心公共利益的意義，這是我認為重要的意義。英國雖為君主國，但因它的教育政策以提倡公共利益為前提，實際是共和國。法蘭西共和國自一八七〇年後，迅速地恢復了它傾向公共利益的精神，因為第一批共和主義者準備犧牲一切為共和主義的理想奮鬥，所以它那時的共和精神，並不在英國之下。迨後至一般政治家不顧公共利益，以私人利益私人情感為前提的時候，共和精神就此毀滅了……我知道樸因加雷（Poincaré）很詳細。他，我敢說，是一位胸懷偏狹的人。『你為什麼要到倫敦去？』有一次他這樣問我。『一個人離開了特拉康考爾地方（Place de la Concorde），就覺得沒有什麼意思。』但他也有共和主義的美德。他從不差遣國家雇用的部裏的司關，以供其私人的照役，他的這種誠實真是細微嚴峻的。服務公家四十年從未間斷，他依舊是一個窮人……我們試考查一般英國大政治家的私生活；他們都是一無缺點的。格拉斯登（Gladstone）雖則和迪斯拉利（Disraeli）不睦，迪斯拉利雖則和比爾（Peel）不睦，但他們三人都是勤儉誠實的人，所以能治理國家使躋於隆盛之域。孟德斯鳩會說，要是我沒有說錯的話，榮譽是君主政治的發動機，美德是共和政治的發動機。」

他靜默沉思了好久才開口說：

「簡言之，我們不惜一切以爲保障的各種重要自由是些什麼呢？我們需要全國一致的法律，這才能保障機會的均等；我們需要每個人對於政府的情報熟悉週詳（這是思想自由的真實意義）；我們需要每個人能够自由發揮他的意志——祇要他的言論不是有損於國家的利益；我們需要改造政府，使成爲大多數人自由發表意志的東西。我的意見盡在於此了。」

「那就儘够了，」我說，「不過這不是說政治家在採取行動之前，每日必須就商於輿論像請示神諭一般。縱然國家所選任的領袖人物，不是每一動作就商於輿論，那國家也能够完全發揮它的自由意志的。英國閣員在一九三六年如果能够不顧輿論，支持法國，我們就可以避免這次戰爭。」

太陽逐漸高昇至天空。捲髮蓬鬆的孩子們，都出來至甲板上作蹴球之戲，皮球在甲板桌椅之間四面的滾動。

「你看那些皮球！」他說，「我們如果把這些皮球讓孩子們自己去玩，我們或者更須當心威脅着我們的危險。事實上我們兩國趨避於虛偽的世界之中，不去應付需要奮鬥努力的現實，已經很久了。英國生活於足球板球的嗜好；美國生活於籃球電影的嗜好；法國生活於地方政治與文藝黨派的嗜好。當國家需要安全保障的時候，運動與藝術是最好的趨避方法；不

過正在重要問題尚未獲得解決之際，而以運動與藝術爲其他各種活動的前提，這真是愚笨之至了。如此政治也就變成了運動。但你雖欲避免傷害，其危險時期的來臨却不容你避免。我們的孩子們正當歡樂地觀賞電影，德國的青年們却在努力改造真實世界的工作……因此結果就危險了。」

他說畢立起身來。

「這是早餐的時候了，」他說，「稀飯、雞蛋火腿這些都是我不敢輕棄的現實的東西。」

我獨自留在甲板上回想起我們的這次談話，出神了好久，就拿出一支鉛筆，在我所讀的一本巴爾扎克小說的包書紙上，這樣的寫着：

## 補救的方法：

自強

一個國家不準備爲自由而死，將失去自由。

行動迅速

臨時建造一萬架飛機比戰後建造五千架飛機爲切於實用。

指導輿論

一位領袖須指示應取的途徑，不可隨俗浮沉。



保持全國的團結  
則將同歸於盡。

政黨是同舟共濟的乘客，如果因他們的政爭不息，而遭覆舟之禍？

保護輿論，勿使受外國政府的影響

為自由意志辯護是合法的，但受外國金錢的接濟

而在於發言，即為罪惡。

立刻嚴厲懲罰不法的暴動

激動不法的暴動是一種罪惡。

保護青年人，使勿受減弱全國團結宣傳的麻醉

一個國家不能團結一致，便是自殺。

治國者必須領導正直的生活

任何惡習足為敵人侵入的地步。

熱烈信仰你是為你所理想的生活與意志而作戰的

由信仰然後能夠產生軍隊與軍火。

自由的獲得比專制更須富有熱情。

我剛巧寫到這裏，阿歷安跑來，伸出染有血漬的手指。

「我自己割開了我的手指，」他說，「你可有繩帶替我裹紮起來？」

我用力的把他包好。我於七月十二日抵達哈黎法克斯(Halifax)，翌日乘火車往蒙特利

奧(Montreal)。在車站月台上，在用法語和我話別的一羣記者之中，我找到了我的妻子。她是在六月十日離開巴黎。當我在英國的時候，完全得不到她的一些消息。我們碰見之後，她告訴我她冒險的經過。

六月十一日拂曉她離開我們居住的涅宜緒森(Neuilly-sur-Seine)，當時從巴黎到奧爾良(Orleans)沿途車輛銜接不斷，以致進行遲緩，不過等於步行的速率。多爾登(Dourdan)附近，德機分成連接的三隊，環繞於難民的頭頂，以機關槍掃射。衛兵強迫我的妻子和她同行的同伴伏臥於壕溝之內。在她近旁有一羣臂上腿上受傷的兒童，不過沒有一人被殺害的。

她到維爾鎮(Vierzon)在車中過夜，夾雜在數千避難的家屬之中。這些避難家屬除汽車之外，無家可歸。翌日，她抵達巴黎谷(Parisod)我們的鄉間家裏。那裏已有一百多難民居住。從巴黎谷她想探聽我在倫敦的消息，無奈拍了電報接不到回音。過了五日她很感驚恐，就到波爾多去，那裏她看到一番傷心慘目的景象——這真是一個社會末日的來臨。

法國的行政機構向來好像很堅固的，在德機的轟炸之下已被擊成粉碎。政府因不能主宰空中，也就不能主宰地面。警察竭盡力量不能維持秩序。在波爾多，你可以隨便走到總理或總統的辦公室，毫無阻礙。大使們徘徊於當地的一所學校裏，即以學校為辦公室，以便接洽

事務。大使的夫人們形態狼狽。我的妻子在那裏碰到我的一位朋友，他是內閣的閣員，得悉萊諾準備辭職，新政府將要求休戰的消息。

「我想來，」她說，「戰爭也許要在北非方面繼續下去？」

「那原是萊諾的計劃，」他回說，「不過閣員會議的結果，以十三票對十票已經否決……萊諾現在當和勒勃倫總統正作密議……我相信他希望不能就此休戰，將再被召組閣；不過這是他的夢想。休戰協定即將簽字，德國人一週內即將抵此……你還是離開此地的好。」

「我將往那裏去？」我的妻子說，「儻然休戰協定簽字，我的丈夫將在倫敦被遣散。難道他能夠回到法國嗎？」

「大概不能。法國和英國的交通差不多已斷絕了。」

我的妻子知道我已答應了勞惠爾講座的聘約；她決計到美國去在那裏等候我。因為她攜有勞惠爾學院的函件為證，護照的簽准並無困難。她就很高興的離開波爾多。那裏有許多正當法國憂患之秋，還飲着高貴的葡萄酒，充分暴露着自私冷血，她實在已看得厭倦了。

六月十七日的晚上，她經過自亨達易（Hendaye）至伊倫（Irun）的國際橋，碰着幾個稅務人員在哭泣。

「但是爲什麼，夫人，」他們說，「聽憑敵人的打擊？畢竟，我們不能繼續這戰爭嗎？難道他們不把法國留下一塊乾淨土嗎？難道他們真的將來到這樣遠的地方嗎？」

她目擊波爾多的情景之後，添上這些低級民衆的愛國情緒，使她心裏的熱血沸煎。

此後她於六月十五日抵達里斯本（Lisbon），感謝一般忠實的朋友伴同她的行程。她到了那裏才能够搭乘美國飛機。她抵達紐約之後，立刻打海底電報給我，由駐在倫敦的法國使館轉遞。我即告知我已來到此地；不過英國的電報檢查，不許我指明離開的日期或所乘船隻的名稱。最後她從美國報紙上得悉我已啓程赴加拿大。因此她在早晨六時到蒙特利奧的溫沙車站，才能前來會見我。

分別重聚的愉快，談到法國的慘痛，真令人悲歡交集。

「你知道，」我的妻子說，「今天是七月十四日嗎？你還記得嗎？去年在巴黎……那次總統府街上所見的一幕壯烈的滑稽笑劇……，每個人都覺得多麼的高興多麼的自負啊！」

今日固然是七月十四日。從窗口可以望見在蒙特利奧隨風飄蕩着的法國國旗。這般法國籍的加拿大人是忠實於法國的。

「願法國，」我這樣想，「也能够忠實於它自己……」

（全書完）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 法國的慘敗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著者 Andre Maurois

譯者 金萬扶

出版者  
發行及  
者

新生命社

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

代售處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7

8.10.95

